

四書白味根錄

孟子 卷七八

內閣文庫			
函架	一四	八六	漢書
冊號	一六	五三	

漢書門			
冊架	一六	一八	三五
函號	一六	一八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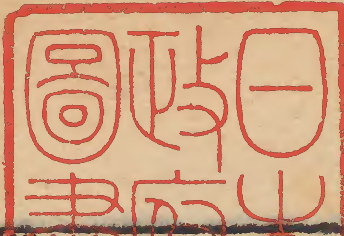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53
冊數	16 (13)
函號	277 39



離騷上 卷七

凡二十八章

淺草文庫



此見治其法古。君臣皆有責也。以仁政二字為主。體證分四段。合以故曰結。辭
 要三節。言治不可無法。不循三節。言法不可不遵。惟仁三節。言君不可不遵法。方
 一脈四節。言臣不可不輔。君法宜內先王。凡四提。宜看眼。謂統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獨
 一塵法。以當時諸侯。厥井田。學校等法。故也。

。蓋曰離騷。明輪之巧。以規規。冀方員。體之聰。以律能。能正其責。

離騷上 卷七

樂律以辰不準治矣

離書之明目者

離書古未黃帝時人
曲室之中能辨五色
公輸若名班魯之

下八也。律書曰作辰取規所以為員之器也。以運以為

規所以為方之器也。今曲証曠夏之

樂師知音者也。字子將管歌而風而知地師之

六律箴竹為管應屬合六以節五員上下

其鐘大殺始洗其管也無射為陽六呂大鐘仲呂林鐘屬應屬陰也

前漢律法黃

於所不助而節而吹之以為其鐘之官制十二管以聽風之鳴其雜鳴有六唯鳴亦六是為

律木律上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呂二律之聲皆鐘為天統林鐘為地統大鼓為人統

應天日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也呂助也言陰氣助陽氣也鐘言之陸揚皆博律政

謂之十二律呂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律有形而音無形無形者必託有形

六律者陽統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律以重土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范氏曰此言治

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孟子見當時為治者每私習自用四日為治

國治者以制器言之耶有人如離墨之明公敏子之巧使不以規矩則

不能成器以器言之則有人如師曠之聰使不以六律之長短則聰無所

之至道也設有入如委爵之迫使不以仁政雖有發於心如詩之賦禮上而製作引也際斯民之心而紀綱未備法度未詳天下亦不能自治也
律六律小 卷訂雜異公輸若魯後聖人矚目力方之看則此三人方只是律法者非制法者以上段例下段則非舜之道亦只是言其美舜之道實非指其善言也
象六方象地所以成之必資規矩不以規而容之匪一國三吾大所度不以規而節之德一國有失所教故員不能成 律有長短則員有清濁而下非用律之長者而音之濁而下者不正非用律之短者而音之清而高者不正則律者律也律之正而陰陽傷擊至此大矣宮之所為得數九而正位也剛是而律中大鼓數則八也音乃濁也故大呂配之而商以正其若夫始洗司律而數變為七次鐘仲呂也云則也角之正非以清濁相半而得其律在發音也發音既清而無濁矣故應林鐘而角則數難矣也音仍故也無不正也迨至於羽取數少而音極清於律中無射而商呂應鐘辰出而相濟以正矣其六律者五音之本也爰連屏去律主于九寸之為而三分損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皆視九寸而分短長六律稱于兩八之位而由于五寸以下生由于五寸以上生皆隔八八而為倍也黃鐘為最濁而其音宮大殺為最清濁而其音商始於民半清半濁而其音角林鐘為最清而其音徵南呂為最濁而其音羽此以和而不同之義為正也讀鐘本天下生林鐘而音皆建徵林鐘本地止上六族而徵音建商大族本入下生南呂而商音建羽南呂本物上生始洗而羽音建角始洗本木下生應鐘而角音建徵當此以同心一統之義為正也 夷母之道道字依象引主心之蘊存建用處說下文各道字方指政 仁政不外井田學校天下皆

今有仁心聞民不登學可於後世者心始之道也問去仁心愛入之心也

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據此道字即作仁字有池氏曰齊宣

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尚疑為犧牲斷死刑

必為之節此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是仁政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所以澤被

觀念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念險於中發民之名聞於外乃當時不被其澤致此此節也

世不備其法者由其於先王之道或議其短或極其難不據充此心以副所聞也重未可

即當時之廢法者以証上節不以仁政不能平治也。今有二字直舉起說戰國時非田學

核盡廢仁心聞猶時有之不是孟子證言。仁心仁聞言以仁心益為仁聞也。梁公即

所以厚後不可為必承不被其澤求勿平對。此道字斷後註作仁政說。對引二君為証

其不能行先王之道同其所以不行之故與宣王奪於功和武帝惡於異端。

自徒實足以為政律不能首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

心是謂徒法徒子當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樸實謹法平傳皆不可闕六曰將小曰

文飾亦謹樸實而又曰必有歸附麟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成焉謂此也引程子

論法平傳之抑論徒善之不可引也可見心為出治之本而政為治之法故曰徒有仁心而無仁政以

說以証徒法之不可行也則徒善之則徒法之徒無由推廣不足以為政道之徒有仁政而無

仁心以主之則徒法度之徒無為具文不能以自行也此節承上文而斷之曰言徒法所以

也是則仁政固實不請仁心而仁心尤當推之仁政也成治也故曰二字只是孟子隨筆

隨筆不必定作下節下做此廣抑訂此二句與上仁心句說來止重得善句下句不過帶說

彼不仁者乃不信法何法之有湯若王以心術言任德與任法相對然德與法皆無

具則仁心充實祇窮源及細者同也精意不足則不能有效為政與自行更有辨曰日德之無

聞解彰祇與細條者同也精意不足則不能有效為政與自行更有辨曰日德之無

具故不足以為政推之無本故不能以自行四章義用政字當當字看與仁政政字又不

同不足為政即上不能平治天下兼濟今傳後

詩云德之志也詩大雅假詩傳讀此公尸

答魯駁也其言卑即中庸所引其次章曰子孫百福樂之節樂之節之所以

子孫百福皇宜石宜王不慈不慈不慈由魯通也聖猶也聖也聖也所以

四書章句

不違者以其循用舊章故也。夫後人之不遵古法者得毋疑其有體乎。詩所謂王不人用舊日之典章故耳。夫詩所謂舊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若受先王之法而猶有後忘之者。次無是也。上言平治不能廢法。此則正言先王之法之當遵也。然亦只在後人遵法上說。若理也。後章先王之法。恐時下文。恐就六國舉說。恐不及遠。說先王之法。即是字。由舊章而指舊章而不能平治天下。意已包在內。引說當時以井田封疆為不可復。一証。說先王之法。孟子特為囑。重復字。此字正就彼意看。勸學篇說先王則必取其敬懼立法之源而先遵之。故無意之過。其取其勸精行法之道而亦遵之。故無忘之過。又一遵字自有潤澤變通在。上節已收拍上文。此引詩言法之當遵。以起下先王之法之當遵。上下文應稱。

聖人竭身力以規之。繼之以為身。直不可用也。既竭身力以規之。以律正。五音不可勝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此章所以為平。與律水。望神而知高。下謂之小平。繼所以為直。聖人也。聖人前制器以制天下及後世。到得聖時時自有不容不備處。不備之以政聖。政則為法度以繼之。法度則人必不忍自謂既竭也。然猶以為四字如此解。法度則規也。律也。

縱六律不則其用不窮。財二不。而仁之所被者廣矣。夫法之當遵。正以其立法之盡善。忍人之政。則其用不窮。可勝用。五音先王聖人也。聖人前制器以制天下之用。既竭其力之期。焉自不容以憑虛見其形也。繼之以規。規者。規有所持。循則所以為方。員平直者。皆取給於此。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欲作樂以宣天地之和。既竭其耳力之聰。焉自不容以憑虛定其聲也。繼之以六律。使有所憑。則所以正五音者。皆取法於此。而不可勝用也。觀於制器。嘗言而仁天下。從可知矣。聖人不忍於民而欲使之各得其所以既竭其心思之期。焉自不容以待善。善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以厚民生。以正民德。而當時之天下後世。此原聖人為後世立法之善。以起下節言法之意。其善處在繼其之天下。成在規之天下。此原聖人。實下三段聖人。即是仁人。前後節皆說用法。此單說立法。須於聖人身上說。兩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只言立法之善。不在後人用法上說。若此節便重法聖人。不能於上節遵法重覆。即下節當因意亦無餘地矣。看來三段不宜不列上二段。只陪心思。既言節仍用詳。卷欲制之法。為是見。即。卷用一聲。聖人用目耳。已不知幾。力以有事而後民。用可前。民氣以和也。況盡天下而仁之乎。三謂字全為要。制規。六律。仁政而竭。須知聖人竭身力。心思。正欲立法。以教用。不從何處見其端。且無法。聖人亦不能制。聖人仁天下。觀言節。明說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可見。禮中子。聖人之目。明大奇。固而三也。地能為圓也。暗大偶。方而四也。即能為方也。則天坎之祇平也。即能為平也。暗夫。異之為直也。即能為直也。雖極天下之明。巧如。不

如聖人之目力也聖人之耳也聖人之奮于地也而高音正也聽夫金之鳴于空也而高音正也聽夫木之撓于風也而高音正也聽夫人之響于薪水之响于泉也而高音正也羽音正也聽極天下之至聰如師曠不如聖人之耳力也
王式丹六律原由五音而生者也陽損一以下生陰益一以上生真不由音之自然者以列其洪纖之等而三分既定期則以其生于自然者經緯乎宮商角徵羽之間是故音之生律者其理具乎先而律之正音者其數乘于繼也且六律本由五音而辨者也長律之不可為清短律之不可為濁真不即音之下易者以見其高下之殊而六管既均則即以其辨下不易者釐定于君臣民事物之際是故以音辨律者其義創于始而以行正音者其法詳于後也
玩本文既字據開焉字讀在聲字緊接以字正頓自是一氣貫下起重立法上 不勝用與仁覆復兼富焉後世說 風賦
雖有聖人而天下遂無目力非無目力而不能加於規矩準繩也蓋自觀象作則以來亦既與實不可勝用之明畢竭焉而無以復加矣有聖人而天下遂無耳力非無耳力也不能加于六律也蓋自吹萬候氣以來亦既舉其不可勝用之職畢竭焉而無以復加矣有聖人而天下遂無心思非無心思也不能加于不仁人之政也蓋自池德煇情以來亦既舉其仁覆天下之懷畢竭焉而無以復加矣
張京山不忍民欲之不遂則經其衣者諱及自至不忍民性之不齊則經其禮樂者諱之奕世政在一日而使天下食父母之仁政在數傳而使天下仍食祖考之仁註補後世二字其義乃圖形已包在天下二字內

故曰高必因廣為必因深故不固先王之道謂聖國也陵本高川澤本下為

高者因之則用力小而成功多矣鄒氏曰且是皆至此論以仁心聞行先王之道
此以上兼君臣在內只用渾身人為後人計者至詳且悉矣為治者不可不知所因期故曰凡有所為請下方分真言臣皆有所因為高者因坤陵而積累之則易故為下者因川澤而疏浚之則易故乃為政不即所因或制作妄自更改或此廢承上節以見仁政當因循上二句與規模甘就知察其亦不明其委自可謂智乎
起未句因字須重看 為政政字只當作字看先王之遺道字便是忍人之政政字亦即前通先王之注注字因字內雖不無損益處迥似批先王之道作使其則不但無過失而且有力所謂因襲者易為功也與鄒先王之遺道并下是而累之如學山然以烈則崇也經年歲而浚之如求深然以澤則厚也陶石質得其聰明而棄書章子弗請則雖有一時可喜之功而精神已先罄矣况行之而民必獲乎任其意見而畧往世子弗請則雖有一時可紀之績而紛更已甚矣况久之而法必窮乎夫仍前與後給執難執是舍其易而為其難一何昧也制法與先代孰得孰失以吾之失而輕棄先王之傳又何謬也 智即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無功須從因上看出智求則不困之不智自醜穢矣尋舊章者方自以為智故用可謂二字喝破他

是以高必因廣為必因深故不固先王之道謂聖國也

是以先王之道者
林次崖曰不仁謂不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者也 播惡於眾謂愚於下也 固是不智亦

不仁而能因之斷難仁者矣是以惟仁者而在高位代天理物誰曰不宜若不仁而在高位必以先王為不足法以仁政為不此下三節責君當行仁政痛巨不仁之禍所以儆懼之足行是播其惡於臣民之眾也

播其惡於臣民之眾也。本節止首句是正面餘俱從不仁反擊而出則首一句不其重只為不仁句引起耳。播布也不仁便是惡使他不在高位則惡亦於其身而止惟不仁又在高位是私縱欲將惡一播出於天下無一處不是惡了故曰播其惡於臣民之眾也。須知下言道法是死的全要仁去實

上無道揆也無法守也朝不信君不倍章犯義人犯國之所存者道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上無道揆一句正是不仁而在高位下無法守以下則播惡於眾至喪亡無日所謂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處事物而制其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守官也度法也君

子小人以位而位。只是先王之道就他出勸出來口道揆其公處理之宜曰義中問。中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犯義無法守則王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

此者其國必亡其亡者僥倖而已。何以見不仁在高位之禍蓋人君一身百官皆其之準則也今上已失其仁而不以義理揆度事

則下亦法度紊亂無所遵守也。上無道揆則政令難事紛更規制不能重一而朝廷之內臣皆違其私意不信所謂道天下無法守則智巧者斯與行私愚誠皆偷情戲態而各備之外臣亦任其師心不信所謂愛矣朝既不信道則有位之君子肆志妄行而犯義上既不信度則無位之小人必至於放恣邪侈而犯刑一不仁有高位而播惡於眾如此其國不亡者僥倖而已。通節推不仁之禍禍首句最重下五句皆播惡於眾之實相因之勢有必於此言最分曉也。上貼君下貼臣二句申說印重上句。無道揆是妄心胸臆不顧義理之安以謂無仁心並無仁政也無法守所謂上安為則下亦妄作此無奉法守官者道是理之當然法是國之常憲其道外無法下文義即道度即法刑亦法度中事但自上行之則為道義目下守之則為法度刑且總須從先王之法法字說來不是泛說。葉永遠巧之由先王之道而孰為之揆揆之上而下則伺之均之從先王之法而孰守之守守之下而上則依之。道法二字已見上文此重守守二字。節首上指君朝則由君而兼及臣君子則由朝臣之已任者而并及未任下指臣工則由大臣而兼及百執小人則由小臣而并及細民總是一層下一層為出檢字一種頹廢風景。勸懲無法守兼皆上于上二意不信亦有二義有陰險之者有明亂之者。刑不必謂有人刑之但不依法度便是犯刑。不信以心言犯以言言

故曰城郭不實果不義國之災也出野不實財不聚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時。海明閣同。上不知禮無以教民。故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故賊民興新

興喪無時。喪去聲。上不知禮無以教民。故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小人與道則易

使惟不學則不安
分故身與為亂
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不隨而已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不過不富而已非國之害也惟道不立而上
不知禮困之法守不行而下遂不知學由是賊民興起國之喪亡無日矣為君者胡勿鑒不
仁之禍而取
此處接上節曰言播惡於眾之禍當時仁政不行病根在國豈能故言此以
法先王哉
破之不強不富亦是危亡之勢而曰非災害是借彼以甚此口氣須通過
又重上無禮四句以証上文
乘勝上無禮即指無道按下無學即指無法守朝不信道而
君子犯義俱該在無禮內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俱該在無學內禮外周官周禮之禮即本
前遵先王之法而言其泛然禮義之禮立既無道按與有向規知進維之則自然無禮即
學先王之遺未世君師無統道學不明先王良法美意傷於喉嚨更有何學
賦民謂作亂
之好民如陳涉吳廣黃巢楊公之付

詩之方

詩之方
詩大雅板之篇
意泄泄意緩
不其愆不
之貌言欲
者有以
室勢甚危
三事大夫
不日已
以公
後屢之始也
一若
從且勿
泄泄
合反
春春即泄泄之意
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夫詩所謂泄泄之者或不
和可羞而俗所謂泄泄者聽之

不日已蹶不蹶而日方蹶是吉凶之所自轉正類為之臣者誦取而動也
以公為見君而古者天之不假身也其猶不至於蹶歟且先幾之惕也且我亦止於蹶歟是
後屢之始也蹶止與上喪無日相應 無然二字有責意一若慮其或然一若儆其既然
一若懲其必不可然不當然須於咏嘆中嚴儆戒意但泄泄之義尚在下節釋明
從且勿明

泄泄

泄泄
春春即泄泄之意
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夫詩所謂泄泄之者或不
和可羞而俗所謂泄泄者聽之
古今泄泄猶昔也
後同情今古交譏
尚存忠厚則詩人言之而或未知所愧者至里巷小民尋起而指摘焉夫亦可以知所愧矣
諷諫微文猶為隱隱則詩人言之而或未審所戒者至人言可畏且羣莽而詬詈焉夫亦可
以審所戒矣蓋此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纒悞悞事之非但不可使下文登義至下
方解泄泄之美也
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憲
盛周之臣諫
衰周之臣泄泄戰國之
臣沓沓細玩猶字見若輩之尸厥位顯厥官不奮而為作而孫為述且為僂息為就樂更不
肯聲相應而氣相求

事無遺禮

事無遺禮
鳥非先王之遺猶春也
非說也
泄泄之是何如夫人臣事
君有盡忠之義今以阿諛

鳥非先王之遺猶春也
非說也
泄泄之是何如夫人臣事
君有盡忠之義今以阿諛

鳥非先王之遺猶春也
非說也
泄泄之是何如夫人臣事
君有盡忠之義今以阿諛

逢迎為事而不知匡邪是無義矣進退有時今以高爵厚祿為重而昧於去就是非禮矣且其所設善皆世俗功利之私而於先王之道試毀而非之全無體屬書忠之誠是詩所謂泄泄猶今所也此實指出個泄泄情狀來三句正景寫他這般從不發正光景帶結之日謂有善也猶察善也言此正泄泄之其猶夫有善者也非又解有善也事君無善是不能善難陳善以義正君也就大體說進退無禮是持身不正但以卑躬屈節為恭也或勸說言則非先王之遺是忘已事之已拙矣古人之末工自家不由其道亦不望其君之由之拙就言說只以下文反証便明

啟言難君謂秦陳南謂啟言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君使其君為舜之君者君之天也開陳善道以發其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善者賊責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詩云方蹶至此所以責其君鄭氏曰此章言為君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至於泄泄濟濟者君何先立大志而責其君以所難仁心難充也責之以必充仁政難行也善之以必行相期遠大善之至也則謂之恭其中細目條件一一開陳善道以開邪心仁心不充邪也以去私之義明之仁政不行邪也以法古之理明之小心引導忠君之至也則謂之敬若度其君為

中才謂仁心必不能充仁政必不能行而不責難而責直是大不恭不敬而謂之賊可見為君者固當厲先王而人臣又必盡恭敬以勉之范氏曰上三節見泄泄一不可泄泄是泄泄臣之以庶幾可治有日而堯舜之盛可復見也之賦范氏曰君三句庸臣之行事固君不能庸臣之心惟自此心後有此事惟有此事故有此義責難陳善須臾定本尊仁政說責難是猶大規誠賊善則邪是責難中條件而陳善又正所以開邪意原事下然兩句即平說亦可恭則非有兩念但從其責望之大則說則曰恭恭在人君分上則責其聞道之小心說則曰敬敬在臣心上見得親身事君有善進退有禮言稱先王有勸學益三謂之重夫何正申明泄泄之意當時諸侯或謂有行仁之心而其臣必力阻之故詩曰以下駁鄭孟子深惡而痛斥之

規矩準此見人君當法古聖以仁長仁字是至道言法堯舜之仁後言擊幽厲之不仁中孔子只此乎仁即人平下仁有似道又為上下界限然大意只歸重法堯舜上

○前聖君臣後止言君意原重君一邊

○子曰規矩者真至矣人倫至也范氏曰不可增損不人倫見則焉人倫此處宜漸說勿因下節肆言君臣規矩所以為君之理猶準人倫所以為人之道物之方員者有未盡人於人倫有未盡處孟子曰天下事物有不易之理則形諸道也如樂行方且而方員以聖人觀之使自未免義微有失惟有規矩一家夫象地為方員則聖人是規

詩云殷鑒不遠舊唐世世謂也詩人知厲王之將亡也言前代之

所為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知所懼則知所鑒矣

遠即在夏后之世此即後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為君如是為臣可知夫誠鑒幽厲之不

仁則必專力以法堯舜之仁庶克上節甚言不仁之禍而幽厲當鑒意已高故此引詩以

盡君臣之道而為人倫之至哉謂諸國鑒之如何法堯舜而已如此則轉方合

三代章全旨此承上章末上章似有天下者此更為諸侯設法重國之所以處死二句上二

節仁不仁雙起下二節單就不仁發論提醒世主處全在處死三三

學自三代得天下也以兵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再得文武以有得

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前代之興亡則後世之法戒也蓋以三代觀之實其先

治其後民心離天命去國已失之矣孟子曰當世諸侯下鈇攻持接三代此也以仁

而失其所以失天下也所以不仁也以不仁與兼由心而拘諸政說下兩既殊民庶離棄

三代以來夫之或失滿月空國靡木于天命天之道非予子而顯焉乎後也仁則予而不

仁則奪也國本係于民心民之情非歸于前而背于後也仁則歸而不仁則去也周尚

去失天下而聖王之有也德而後受已亡故也

國所以廢壞者有然國謂諸侯之國豈但天下為然哉即有國者亦行仁則以興

信然未有興存不由於仁而廢亡不由於不仁者興不止存廢不至亡其中仁下亡之等被雖殊

亦字見不獨三代為然凡為諸侯者不可不知所察

天子不仁保四海天子固有四海也不仁保諸侯天子固有四諸侯也不仁保百姓天子固有四百姓也

必死天子不仁亦何一而可哉至章如天子固有四諸侯也不仁且深何況諸侯諸侯

益宜加此指不仁之禍須從天子擗起則重諸侯而卿大夫士庶又是由諸侯推出語取

揚矣四平意有專注四海以土言禮宗廟以祭言四體以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

不仁雖在暴民上謂士庶不仁凡諸侯皆理處皆也

今既死而樂之是猶飲醇酒要其樂其此承上文之意而推長之也凡不能

亡之禍也夫死亡誰不悲而凡所以致死亡者皆不仁故耳今諸侯惡死亡提舉世主全

而乃樂為不仁欲免得是酒醉醉而自強以酒有國者可以知所法戒矣在在悲死亡三

字蓋欲因所惡而進以強仁也樂不仁凡欲飲飲度發民以逞及舉兵備怨以為保皆足

題面則是猶二字精神不出大易題面又似一節題而不能截上須得不枯不厚法方妙
愛人章全旨 吳因之此章不長空言正身之功務為治效未尋從責望於人者發大意謂其
有望於人而無去致若求諸己者隨感而隨應未即因接詩以證之

。季子愛人不親吾治人治其智禮人不貸其敬 治人之治平也 吾愛人而
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吾敬於此 孟子曰 佛人之道端在自盡毋徒責
惠澤者宜感德意而進喻矣而人或不其親必我未能同胞同與也我以智治人凡為吾物
故者宜原規倫而受治矣而人或不我治必我未能明規處當也我以敬禮人凡在吾陣位
者宜察容接而各報矣而人或不我答必我未能發善惡也亦自反其愛之治之禮之之
方而治之智敬敬人君則三人字指臣民或兼指邦國在可 必治禮之作用既從仁借敬
已 不備源頭上發出這規仁智敬以出與治禮則下該打轉互有力 各句上二字
亦是意落做成個環入人禮人之事不長奇且為之宜君禮以及映出不字承歸重在反
字反不是空言自反乃十分修省自治惟聖向有一毫仁不智不敬而勉如愛治禮意
註本至二字宜玩凡心至而事未至至而心未至都是 此皆道理上合當如此到次第
方足以目反工夫着落任人身上 一語皆宜此受治禮人君之岐術上該面有心身所植
往來者無 許鍾生受人而親治人而治禮人而各此其常者也由其常者固可以驗人情
之同有親而可入由其不常者亦可以証吾行之失無心而內屏

行不得者反求諸其身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敬是也
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其智及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 詳字貼 而身無不其矣天下歸之
極言其效也 其言不重教上只身不外一身而可管攝也反仁反智反敬求諸己者也然又
天下深明其不意外求身勿貪於治效 自非特一時一時而已也 德教之間
所行備有等階皆必反求諸己使發其仁智敬而後已焉 一身之中所為不若不智不敬
者自德意志則其身正矣矣身者天下之美也其身既正則我欲我治我教我治我教我治我教
下之大而為然焉之何則誠以仁智敬之原在人心心同則理同也誠謂身反之功可少疎
矣 上仁智敬三字已盡道通理愛人治人禮人已盡得所法之人此更著一皆字非推開
一層言說三自反中說為盡處見人有深意事有小大逐節都說盡 大抵上三句
是大概說然皆一統之說存應無難於融釋則無闕之可補亦不厭夫損修故又著此番細
密說 有疑謂推爾謙辱等處物言不知事物是三者中事物不是三者外事物如何說
得不止上三者故此節只宜探一步說 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內歸是人親
人治人若之 世應意不重天下歸須履、倒縮上去方得立言本旨 人主以天下歸身而
身以反為會歸行仁而不得親者仁未止也反不仁以為仁仁正矣天下所以稱仁禮也行
智而不得治者智未正也反不智以為智智正矣天下所以仰智禮也行敬而不竭者敬
未止也反不敬以為敬敬正矣天下所以欲敬禮也 其身正當重讀是者難語天下歸是

其身正當重讀是者難語天下歸是

急言我足語而字是歸併上半口氣

詩云言實求福解解則亦承上章而言物上言言不仁之禍是就未

本原此其班晉嘗習之於詩又王孫云人身具此天理所謂命也人能常言身正之福是就
上推則天降多福亦自已求之而已夫天且不遺何況人乎此身正而天下歸之一語也
君人者亦自引詩以自求誠反求以多福則天下歸亦言命使是白求處命以理言要
勉而可哉此與上仁智敬相階階常思念合乎天理也知多福由於自求則知天下歸
本於身正後遂切上言說引詩竟佳不然此之謂句是引詩中咏嘆文法言水宜當度
氣數而好言皆應此世之所為命而非正身者之所為命也若下正之文幾幾不完正之則
以不敢復萌之心而能為我致遠福在我而號召方州又世之所為福而非正身者之所為
福也殆于正之又身求正之則以不敢致福之心而命自天才夫然後可以言命也已
夫然後可以言福也已至正論論論四方求氏之真其頭入也不轉致心亦不後定也而
人或急求之所效者後而所求者或不能其德以齊焉漢之進而莫敢中始是以於
稷也然道天非明德有所底上其靡人之求也而不思致亦亦在後發也而人或有躁心所
持者彼而所祈者幸則或妄言其意以俟氣數之來而求之強求是以亨之未艾也波此
從來者想說本館解案

清樂但序字意釋本之意重

孟子曰人有恆言曰天下國家本在家本在身板期恆言也

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厚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平身也就恆言之內推其有厚
又在恆言外推其有本

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承上章身正而
天下歸之意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言以脩身為本為

是故也孟子曰為道不得其要而割之終不能以有為公人有恆言者曰天下國家為人
是故也雖言之而未必知其義也蓋其言天下而繼以國者以邦畿為起化之原未有國

不治而天下能平者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繼以家者以官闕為起化之原未有家不
齊而國可治者國之本在家也此恆言所已及可因其序而推之也夫為一家之主者身也
身雖不端則一家何所觀法故家之本又在身此恆言所未及而吾可推類以相示者也身
脩不但家以之齊而國治天恆言是人所當言如言之類不一言之人亦不齊乃有不
下平因之修身不尤要哉而若一不齊而若齊齊津津然相與其間而口誦則為恆言
言無所為恆誠不怨其為恆直泰若莫與而莫之歸矣恆則不妄為言謹得其所以言又
儼然刀刻凡磨之氣矣由是謂恆言則典謨之訓非迂言而實教也可即經傳之垂其空言
而無當也可且即至言名言之不朽而大補於世道也亦無不可上二本字是未中之本

特引起下一本字五續於四方之取則在官師士大夫之取則在宮闈而結以身說克勤者為

蘇秦說趙其故正在下文宜虛照後教沛然為政豈是易事而云不難者以其所推行
 發動之機言所以敢動世主耳 巨室昭註分兩項其耳目最真好惡最切休戚與國人相
 關是多預備吾身者心一不合即有阻滯不得施政台不得行最為難服且權足以挾制人
 主感足以登動臣民或以恩結之而反以示威或以威制之而轉以生亂計惟自修其身使
 舉動旋為皆合於大中至正乃不得罪於巨室不得罪非巨室不我罪是我無可罪之階首
 令他罪我不得也 沈滄始世主之得罪巨室者有二其一猜忌之主委任太倫由欲去故
 舊之元臣進傾危之術士而往往難端一除君父反受其禍者刻深之行為臣民所共惡耳
 其一驕侈之王舉動跋扈欲逞權勢之昏德違尊卑之良規而往往求路 開國馬遂不
 可救者殘虐之舉為字宙所共憤耳按註中忍忍二字原有兩意 不得罪即是巨室慕國
 與天下即同此慕愛之是人心不約而同非刻向巨室討消息也 一漆說水正可想沛然酌
 光景 德是國澤教是政令須分兩項昭為政論上慕字是心服其德教則慕之所及即德
 教之所及故字原極現成不是到天下慕而後德教始行流也這句須點點修身說求德轉
 不難之意蓋為政至於德教洋溢亦甚難然其說只在不得罪於巨室這又何難之有
不章全章 此章時君德德以回天事為聲受命者發以首節言人當順天次節引章公事以
 証以重湯出二字引起第三節配字第四節因其職心而勉以師次王章意重在
 此五節言文王事以見其可師而師文王只在好仁仁字為一章之骨求即正其不可不
 師也 總看前二節是註不能自強雖天所命後三節是註循德行仁天命在我中用如取
 之作願願是一意眼目 勳學錄看道無道天為之至于轉無道為有道則不存去而存十

人師文王者國君自強之德也不能自強則我為人後能知自強則人為我後我為人後則
 師大為王而我當順無道云云人為我後則賢德在我而人為我前有道之天

學自天子有道德衰德小賢役大賢不無道後大賢後新賢也順天者
存道者也 看道之世人皆信德而位必稱德之不德大則賢大德小則賢亦小兩

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殺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人事有作亂便是氣運有盛

此處訓天子事 孟子曰世道有升降而天運因之矣嘗觀天下有道小德之謂侯見役於
 兼理勢巨之 大德之天子小賢之諸侯見役於大賢之天子其相為事使惟以德也若
 天下無道則諸侯之小若見役於大諸侯諸侯之弱也見役於諸諸侯其相為事惟以力
 也斯二皆理勢當然勢所不虛不欺皆天使之也人能運運量力一變乎理勢之自然乃為
 順天而國以存否則世首六句是發端語只據理成說亦須別重舉道一舉得立言本
 述天而國以亡矣 指漢當時已是個小後大弱後強二天下孟子止時 行仁以回
 天也 下接說景公及師交王使見 大德大賢主天子說小德小賢并小大強弱俱指諸
 侯說德以所進善言實以其政事人品言小大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役如朝會使使皆
 聽其政令是也上兩字是心服下兩字是力服俱言看情 當大以天之道士干扶德
 而已通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屬之未有易也是故有時而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

則屬于賢行權道則若於天亦豈畏強大哉其能為強大者必其小能自立
者也不然亦其元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去其強大者亦非
個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 試觀唐虞管叟以上皆貞商而德在歐也宋均一
黃帝子而讓於匹夫便可德賢之小者見後於德賢之老者及春秋齊主區區攻取
之會十有一楚君兩張漢陽諸相且其盡又可想弱小之謂矣見後於強大之謂矣 劉向
川有道德時王在德賢天子統其上而二伯三公自王等而下丁昭顯道之朝聘動直貢
賦三公九卿且六官以達于國勢內以御外長以宰屬以是為後焉曰矣 註釋勢二亦
不必分與有進無道有進之世上不恃勢而自尊下不畏勢而自服不必論勢而勢隨理
是理在理中無道之世小不敢以敵大弱不敢以敵強原不論理而理隨勢是理在勢中
故余子云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順逆存亡當理作從來理勢如是如此說有
道而不順理勢固天子所必謀無道而不順理勢亦大國所必制故惟順方可保存但順字
須請得清是度德量力安於適然自盡當然自有回天作用後讀下面師文王陽合

稟自既不能受不受是絕物也清出於泉去引此言小役大弱後強之

事也出於泉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歸人也長禮焉國也長義

與為尊而畏其強涕泣而以女與之後山事據絕書是吳王闔閭大勝齊因為太子波

也但夫尚德之風不可見矣而小役大弱後強者於齊景公見之晉欒公嘗與焉其言曰
且死也既不能自大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入賦絕而失其
仰好也雖有捷獲後禍而已也此說景公能順無道之天亦見其徒助不能自強以引出下
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也 出令自絕物使受命邦交上說對定大小強弱不
能既然且當日欲善無善事與與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欲順者利與與不以相豆而以弓
矢於是謀及在廷不得已而有以女妻吳一事 以秦伯與魯結好晉亦云擊矣乃涕既
陳之則朝百兩之幣門且不當而謂羊而臣妾之唯命以隨滯介女遠嫁唯宗豈云非匹
乃出涕涕如則當三星之在戶且不管城下請盟而請向之為贊 此女與也藉卿眉為修
好便有媿於媿婦之和哉借媿婦為干城難藉口於帝乙之歸妹豈謂表此一日也非授嫁
之日而娶百年耐後幾幾旋旋之日也則今日法之境上者猶是臨滄之介女而安保後日
無秦離之感使女之北望無家也天而履履復下之不暇而能不悲焉此一日也非結禮之
日而散于里河山天涯離離之日也則今日之吳晉者既以助婚之非禮而安保後日無
秦相之怨必女之南望無所也天方投吳其言諸江南惟命而能不悲焉 漸出句正悲悲
個恥字有不肖婿婿者情不得不得婿婿者情不得不得婿婿者情不得不得婿婿者情不得不得
套話且與下文恥字對望 約月引齊景公固是証小役大弱後強之順天然後力為恥字
照應說正該如此越使人愧服不堪其言是順天何不日如恥之莫若也景公耶

今也師國而受命焉德而長發矣師國言小國不備德自強 備德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七 十七

成王受王 禮教也。古者口信侯維也。商主商之子也。周大也。以容敬達也。以才禮云廟之祭山。禮之酒灌地而降神也。解見論語。將助也。言而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俱十萬而

已上帝。晚成周以天下則九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主之崩。而敬達者皆執禮。禮助主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禮而詩

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禮。禮所

謂禮也。禮為禮也。世也。後漢。禮方子長。文。禮。方子。多。先。名。論。公。謂。以。王。之。事。言。其。數。不。止。十。萬。似。可。輔。以。保。天。下。乃。上。帝。既。以。天。下。命。周。其。子。孫。維。於。我。思。臣。服。安。所。以。臣。服。于。周。皆。以。六。命。無。常。是。以。勝。士。有。禮。廣。大。才。能。命。達。者。皆。執。禮。之。禮。助。祭。十。周。皇。焉。孔子。讀。是。詩。而。有。感。曰。人。以。不。應。稱。可。謂。禮。矣。而。文。王。之。情。自。出。士。節。印。有。身。是。以。仁。也。不。則。家。也。夫。其。自。臣。服。禮。之。不。遠。而。不。可。為。眾。也。豈。惟。文。王。哉。為。國。君。者。亦。能。在。念。則。在於。仁。則。雖。有。大。也。此。正。明。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引。詩。上。區。句。之。周。之。禮。且。無。禮。之。禮。孫。子。皆。為。周。之。臣。殷。士。二。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用。而。禮。重。

在徐下。故注用是以二子。下。天命靡常。句。其。言。聖。訓。也。得。接。禮。仁。不。可。為。與。孔。釋。之。詞。家。字。承。其。義。不。備。求。臣。服。與。禮。重。其。為。小。子。之。終。終。不。心。其。道。言。曰。臣。王。而。逾。言。于。信。信。者。禮。有。禮。也。謂。禮。之。重。而。禮。之。重。才。者。無。心。哉。以。六。七。王。與。禮。上。之。口。不。聞。以。五。十。國。師。解。之。情。信。而。正。告。天。下。其。說。曰。不。遠。而。不。然。何。也。仁。之。所。及。老。而。而。之。所。情。有。禮。也。國。君。二。句。又。於。開。說。文。王。而。說。禮。俱。修。孔子。語。○。禮。卷。仁。之。直。通。禮。子。師。文。王。師。其。仁。也。到。此。方。從。孔子。口。中。說。出。

今操無於天下不以仁為精執而不可以禮也。詩云禮也。天雅表之篇。此乃伯刺

大國。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商文王是不以仁也。天雅表之篇。此乃伯刺

遊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澆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國君

敵者正其以仁耳。今之諸侯皆欲其無敵於天下也。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徒知恥為人役

而不知所以免威之方。就如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澆其手。詩云誰能執持熱物不以澆則

師大國而不師文王者可。師文王者。欲得無道之天為。天亦勉為賢德則可矣。此又即上文小國師大國二句意。而再提。臨之。爾今也。恰。對。時。一。是。不。能。順。天。一。是。不。能。回。天。不。以。仁。是。道。章。結。穴。言。不。以。正。決。言。必。以。一。執。執。之。喻。見。失。其。所。以。無。敵。之。道。

以指當局之理

孔子曰子聽之清斯濁為斯濯矣自取之也

此三句以無說非正意也... 濁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夫必自後後...

此章是以前

此章是以前

此章是以前

此章是以前

陷於死亡之謂也有志引詩三句雖是低嘆好仁之晚仍是敗筆志仁宜
國治者當得然自矣引詩重有字同為祭對之國無一人願為武伯六國
亡而秦刃亡孟子早親之矣引詩前引執熱喻如火益烈非仁無以天此引齊語如
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通章獨在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聚否則欲至
不能惟相引以陷於死而已

自暴自棄

此說為暴棄仁義者也仁義是骨子甫自字兩入字皆宜看眼○谷詞言暴自棄
古今通病亦上諸章雖似廣論世語然此等入甚多反指為是

言必不見信也言必不見信也言必不見信也言必不見信也言必不見信也言必不見信也

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居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自棄
之以不信自棄者地之以不為雖聖大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孟子
下惟信而能勉者乃有改善之地耳若不自愛而自棄者即與之言亦若罔聞也又有不自

種而用義者即與之為成廣徒勞也不可也行謂自暴自棄以利己後以則其成則盡言以誠
致之改過之自暴也何謂自棄仁以為是義以為是此兩句皆言自暴自棄也泉者
以為內彼則而安而論進之故謂之自棄也何收之棄者地之何義也本其身之所同
有故曰自暴自棄註中若所身字妙醒不可是絕之之詞非辭之詞不可堅有言在不
見信上不可與有為在不誠勉上然四句且虛說下四句正發明其意仁是禮義是用合
訂禮義即仁義觀充已親以為仁禮即是仁之規矩範圍此亦不必過分次即自仁義
亦與此可以見彼耳真固之非禮義處且據說仁義之為美吾身不能危仁由義自慢或
吾身必能仁義此意自任下文須合盡為妙自暴自棄一喜嘆不絕的句義是果到
身派不起來也世得子所謂下愚也不但固陋不知猶知妄別低昂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則仁宅已見則仁宅已見則仁宅已見則仁宅已見則

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自暴自棄自暴自棄之絕於仁義亦何即仁義而思之乎使益折傾之覆或
固人之安宅也偏出之徑非之可也曰不能亦可也善仁則安土能安而無一毫人欲之危
固人之提出提出於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此語無謂仁義不導別底其與生俱來就是你
正路也提出提出於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此語無謂仁義不導別底其與生俱來就是你
語須變陶來寫發出註中固有善方妙仁則毛須膠融化彼天為之尊一如善同之莫
可樂而歸也萬善之兼一如與之莫可羶而識也厚車不遇者仁之體垣墻華而道之

其不知仁孟視言仁以安人之心與幸以安人之身初無二致也。義與幸須膠漆相投。若惡之良一如奔轅之旁門而必絕也。直方之準一如傷平之術而守檢也。光明正大者義之勝。原莊荀若路之底不知善。孟則證我以正人之心。與路以正人之身。非自前設也。凡人於天理上存心安身自是安。財安穩與欲則危。相反於天理上往來出入自是安。不與行險倖倖相反。但此節其就仁義道理言人當居之由之。是下節題前意。尚在外。○仁禮皆用故宅以所居言路以所由言。

○此章言道本固有人自道之意。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聖賢所當慎也。

此為腐習之徒思以道衍易天下者發上二句。喚醒迷途。下二句。指示寔地。上虛。下實。上反下正。○復直柱此與中庸道不遠。人同意乃論學而致。治術也。何義。曰此節上言蓋一時之言。親親長長仁義之發。最切近者也。

進方見可矣

此為腐習之徒思以道衍易天下者發上二句喚醒迷途下二句指示寔地上虛下實上反下正○復直柱此與中庸道不遠人同意乃論學而致治術也何義曰此節上言蓋一時之言親親長長仁義之發最切近者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易。眾諸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其親之長。在人為其易而道不外是也。○

長內不交首舍此指親而伯求則遠且難而友之。○

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不助孟子特提醒之日率性之謂道。一人由眾人由至。邇也。乃有忽焉。而近而反求諸遠者。行遠之謂事。一人能眾人能至。易也。乃有自為。而後而反求諸難者。不知道不外乎親長之。而而親之長之。則其求也。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在一人行之。因為家庭之緣。順在人入行之。即為四海之蒸。和而天下自平。○

始且按序逐他節次病凡事要誠者補於四段之後以見誠身為要案從明善仍打轉誠身見不特此規在誠獲上信交皆要誠獲上以是心固結君心也信友以是心全信朋友也悅親以是心愉親於道也便都安在君民親友說來方見歸本於誠身爾身兼內外只是善善皆誠顯而誠承事親而親善所該其廣即信友忠君治民俱包在內看註不云所以事親之心而云所以為善之心可見一誠身是能兼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明善只是誠身內工夫蓋天下事皆之理要必審其當然而證其所以然後能踐而而諸身也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等並無節次了數項皆以有違言者為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言也道字須一總提諸人之一身上看君子有民而有親外有友則以睦屬於其間皆斷不可以無違也○國語曰與中庸不同中庸句句含義定之意此節句句含感動之意言未能處乎此則不能感乎彼也

身誠者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在我者道而無偽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江我者善是而無偽念道之當然也
君民親友之間必以誠身為本可以見無不誠者乃天道之本然蓋人同其所謂天之道也至於盡人心天思欲踐此明善之功以求誠者乃人道之當然各宜自盡所此推原當誠之故而句一直說下這事次句語氣稍濁人之達也誠身之功易可少哉
云身之所以當誠者何也以理之得付于天者本定而人當有以定之也不似中庸誠行天人作兩項人有天道自其在人言即盡人所具

至誠而不動者有且誠亦有能動者

至誠之功至於物自動便是誠處極處便是至誠

天命之性也不是在天之大此從人身中指出誠來見我本有是誠耳思誠字從明善來兩道字相根誠身有道道字來大為思誠工夫吃緊處在明善而諒則思誠處如合身之內外始終而為言也蓋思不日不思是就君民親友明善全體認有未嘗虛偽思去是也自與中庸誠之不同如誠或誠也思以微之誠或明也思以極之思字處可達其法以欲字代思字則思字亦不甚重

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有云此之類二字是無指然亦不可脫卻上文如云極可格其在君民親友此意通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則乎如此回地便得
乃子思所闡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路也
吳由思誠之功而至於時時念念皆無虛假則可謂之至誠矣誠既至則人之所同心焉
言言備於己而已之所備無間於人而猶或不動者求之有違倘有不誠不必在大而一念之至真然相泰一時之轉動不離即無以成已何以成人以此施於內外上下則未有能動者也是則反身自顧固非為物而用其思而動物有山即當盡人以全其道入可不
誠乎
誠而獲終動之效後見至誠則大山誠可通有物之始誠可復無物之然而心理

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所謂者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

年二月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分關中王秦降將軍章邯等三人以亞漢漢王怒請
何驍曰臣願大王手操中養其民以發賢人改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則

有公私之辨。學者不可不察也。夫一為伯夷一為木公非若詩帝之老但三年高壽永

政而暗文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此雖論二老其意不是贊嘆二老結耳文王昔

父職之為其子者背其父而待乎。此雖論二老其意不是贊嘆二老結耳文王昔

老童翁不軍齒齒於凡老所居後乃二老所獨同國必有仁天下之心有於天下之望焉極

越天下之才漸行感德天下之精極方子首得天下之大老此極難事之詞全為下文立

此句惟看二老身居天下之重便有父臨子之意思在矣。蓋其意二老毛髮天下之合

善積於東海北海之日而真可告諸國非為一身之飽暖而深為族姓之歸也老行有

家而二老言西商為大家也。老論學天下之委建理於與存學之理而莫之或奪者同

上下古今之照而引其理一而之誠也老各有年而二老歸往來為一大年也。父子才足

借來形容人心不約而回不可大乎遊者。此雖論二老其意不是贊嘆二老結耳文王昔

一體用兩者父必不忍以託身之不慎而誤其子其兩心相合者子力必不敢以付隨之子

一而也其父。天下善為子遊者惟父當二老極極子海濱而人心亦若擊而之海濱焉

父往則子不違來也其也天下善為子遊者惟父當二老極極子海濱而人心亦若擊而之海濱焉

之願雖偶父來則子不獨往也勢也。為往亦只是心歸本誌自明自要則天下亦不是因

二老歸後歸大抵文王之得民心原在二老未歸之前而天下之歸文王蓋歸二老來歸之

候如此則謂二老非先去以慰民望望見文王無險器象儀之心更下子而用賢者多矣

如微貨商容到之親也也能為去而義。能為就此可以胡廢而不可與明也。明已畢散

文之多才也產于周而新新則子周則忠忠于西士而不能感召乎天下惟伯夷太公在去

就之外故避而歸獨伴天下之重。周中子太老之生子也豈偶然哉其身可與可乘而天

下之民有能運于水火者不惟其子再法而形神為之盡虛其身難難離而天下之君有

曠休其八民者惟若室家矣矣而但導導惟恐後時是故伯夷太公非歸也歸西伯之政也

諸侯有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於天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

矣。夫二老歸而天下皆歸此文王能為政於天下也方今諸侯有能以文王之治政者治

其國則人心所歸無分古今大約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何憚而不師文王乎

此以仁政之效欲勸時君不意歸重在此文王之政須發政施之實說何善言也而在

為政於天下亦須就天下歸心發揮應上人望歸而子焉往意。人心所戴天命在我必

然政自我行令自我出所謂為政於天下也文王百年猶未洽而此取效於七年者亦謂惟

此勝為然。

求也章全旨

此篇強兵之言為諸戰者備也上二節即言國之罪以其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

古禮男女不親授。授以遠別也。曲禮男女不親授。授之也。權稱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

中者也。權之為物。殺來不。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權乃禮之實而不足。孟子守道自守。其

下事有常有。或說或施。溺於水間為救者將授之以手。孟子曰。別嫌明微。正禮所在也。曰天

下事有常有。或說或施。溺於水間為救者將授之以手。孟子曰。別嫌明微。正禮所在也。曰天

下事有常有。或說或施。溺於水間為救者將授之以手。孟子曰。別嫌明微。正禮所在也。曰天

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

可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

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

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曰天下溺援以道授之。予手欲援天下乎。

此見君子教子有道。通其勢之所窮而已。止勢不行也。一句答不教之意。曰天下
公孫草直。易子而教。正所以善其術。末節又申言之。此章家引主常人之父子。若君
聖之父子。又不在此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者何也不親教也一親字正反對。義方之訓不行其教必至失

子孫是故君子教子有道焉公孫丑未知其義因問曰君三節一易字何堅而天性之恩或賦或

子諸人不修父子之親教宜更切乃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四節不宜若是之苛如不賢亦不

宜若是之慈註一親字下得其屬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之以正正不行繼之以怒怒則反夷矣去教我以去子

未出於正則暴矣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毀五節教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

則反傷其子矣父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去教我以正而子之身未必自行正

道則暴子又傷其父也六節孟子曰父之於子心非不欲教亦非理不當然特以勢使之有所

謂事畢後亦無少寬假反字從愛字生來恐便似不愛故討生補出愛字一層相夷

謂兼父子說而因父傷其子以致子傷其父重父傷子一處七節聖子所云非天倫美事等語

兩失不美竟甚

君子而教之八節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親而不失其為教九節夫親教回至於傷恩不

人孰中則附我有子十節此正通其勢之不行處十一節翼註易子而教

必易他人以教之十二節只重以己子而受教他人不必泥和易貴

父子之間善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十三節善善朋友之道也十四節王氏曰父子何也

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十五節夫古人所以易教者何也蓋父子之親貴以恩相結不

如何曰言不義則亦凡之而已矣十六節可證其所難而貴之以善基一善善則漸以乖離於家

庭之間和乃致和則則不祥十七節此乃申明易子之意責善重父責其子一處責善者謂必

莫大乎是古人正處及此耳十八節使其改過遷善而求之深督之迫也十九節離以情忘能離言

而首一句下二句口解首句意其意善即教以正離則相夷不祥即則前是語也二十節

之定此是推易子之由自是不問

事親者二十一節此為事親者惟其不而舉古人以立其準也陸孔昭此章只重事親一處蓋守

為事親之本養志為養親之本言原自了然請解誤以事親守身平對未免多

於禮○下而引言其過文處皆云事親為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君子可見

禮記卷之六

三十四

二節特以會子之養心以示人子事親之法不必又粘守身理此說與今諸少異似更直捷

○孟子曰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聞之矣其

身而能事親者宗之聞也守身持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損親雖

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也○孟子曰凡我所欲誠者謂之事事誠為人所事則為

守誠為大守身為大合而善而歸一已出空國也然身者親所生則事親尤資於守身誠能

不失身身則子職可盡由此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若夫其身則子道亦備於此而能事其

親者未聞也○上四句分開不說下四句又合攏則說明是出守身之大以示人而尤重在守

之聞也○身上若親若身所出者親所遇原不是截然兩項或事親者自守身始○勤學

誠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誠字是問起語且虛含說君長家國等至下節○誠字內

方可露出此處未便更說○大只是細加於此意緣事親守身內包括得許多事可在故曰

大人之憂常戚懼無一不受於親而喘息呼吸亦無時不通於親是負荷時屬而不可解

若以此為事必非細故大人之守親萬物無一不聽於身而經理萬端亦無時不歸於身是

真有責備而不容辭者以此為守又非細故矣○不失四句上段重下下過及言以明之不

失便是能守有哉誠哉不放毀傷意須緊臨體親心語求方好與下善忘則台事親遊

有許多事不是守身便了而緊關處全在守身蓋善而得也善之能然也養身家之

九為大也

○孰不事親之本也孰不守身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此○親所以為○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何也事君事長皆不可忽然非事之

親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何也事君事長皆不可忽然非事之

親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何也事君事長皆不可忽然非事之

親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何也事君事長皆不可忽然非事之

親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何也事君事長皆不可忽然非事之

親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何也事君事長皆不可忽然非事之

親而用化於子身則人莫大焉而本在是矣而無本者亦不能為大特君長自親而推而

尊養焉有酒將飲請所飲有餘必有會會養會必有酒將飲不

請與會會矣將以復進也所謂養會者其養會則可謂養也

至聖皆曰言孝親獨引會 養其父母必有酒將飲必請於父曰此養者與誰或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

有恐親意更欲飲大也會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飲其與人也此但

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會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復也

古來之能守身以事親 每進食必有酒此亦人之常及食物微時必請命於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欲與人問

此報尚有餘否會子必應之曰有始無時不然焉未幾而會當死會元亦會元六家托猶存

乃元於進食必有酒與會子向也惟將飲則不請所與則父問或問有餘否亦曰云云

推其意將以復進於親恐物不繼也所謂甘旨是供徒存親之口體也若會子進親志於

赤形之先承親志於已形之後真視于無物會子平日守身人也此其真也

形下無形則可謂既養志而不忍傷也惟曰在其中不必另外添請也

能守身則在養志內不分爲二 特舉一飲食以例其餘須以會子爲主會元一段三帶款

過一數必字須剔醒蓋大孝之遠於人情至性既存乎必也誰謂百酒索飲可無庸也必

有酒對三請所進是請親心之所存不惟不欲與之愛并不欲市與之者既不飲以會子

者養親之思又不取以進施者違親之指所以必請親夫物力烟耗等不稱其親親則有

餘或慮於物者不餘於財始不可不知禮節之情非會子之心讓讓其必口有前以

敬親心之容注也如此遂致若得人微則養志愈覺周至 賈明倫云請所與而請可也

懼中饋之不潔而欲以爲不必須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饋禮之和贊而親以爲可其

則疾應之曰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爲有餘是即有餘也 又話與不請之分相去

無幾而視請爲繁文難勉而進請亦索然無餘也有與復進之分相去又無幾而視復進爲

有節難進而曰有亦神明復也也有酒肉之時則誠有無酒肉之時則誠無是會元而已矣

勸學章 父在不取當子之養身方爲子之道非所當居也會元養會子句上承言信

正記微細處勿畧也 錄古上會元非情酒肉之微以私其子也將以復進而無微不

之供耳至會元便無意味 深德感於此術子節高之家則心計相傳會元不憚勞

所不容已何云不足民以本原不在爭之無益不足適開其精神全注在君心上兩也字原
 連大人句一氣趨下然兩不得一用人之大由於君心不能勝於人財則退一小人而小人
 復進豈有能勝之者行政之失由於君心不能權衡事物則章一弊政而弊政旋寸豈有能
 盡之者大人先就這根而所存格而正之自然所感不惑而君子小人之辨清顯而不形而
 紀綱治亂之故明即成人政未必數數無言但此不過顯微以導其正言本領言在此處
 格心是大人精神意氣同自有感格處蓋其感望壽考自有以工人上嚴憚之心其道體
 是隱隱有以助人生神明之動然亦須有開通此道理伊川所謂正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沃
 持之唯聖人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聖人明上人時先提此格心矣說則
 大人格非方合格字要有得精細如人主一公之功利即指為學問之有而後為之格其本
 一時之逸慾即引為性命之動而以為之維其流如也誠恐大人本領雖大正人主行政
 之失由于心有所安大人知之政政不與同而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乃非小而不以味未嘗不
 味而人先事預防之幾不易也夫餘人下此獨有格其冠而己耳人主用人之非由于心
 有所擇大人知之教人不留道而官廟委御與馬流乃雖小而必勅未嘗不嘆吾人政君
 與辨之化有由然也天能人于此獨有晒其頃而已其勸學格君心之非先自格其非衣
 冠形少望之而真致生其感此是大人本領格君心之非必盡格其非也乃始神敬之而
 真敢就其材方此是大人作用 君仁四句一氣說下須緊頂格心末一格之後自然如出
 總是大人格心之能事仍何句重在大人上方見格心之功約而御 仁義正則上非字俱
 就新心說仁履義用正句仁義言之却又是由中至外自本及末無過不及而止於至

善之謂三者須以正為王矣不兼用人政言是所用皆仁人義士其行皆正也其言皆
 四事無無不正之萌意 正君也若正有如此承君正推到正君上正君不其格心也其所以
 肉方作在此此正君即格君用人行政無不正是國定不必說謂其言皆正也其所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是也 玩一守其功其其其其其其其
 神靈若者國之主國之未定格君之未正政心者君之主君之未正惟心之或非故今一正
 之則不必問國之賢輔國之才何如而國勢所以底於成寧者已取足於正君而格如矣
 淫厲豈不出于君源端本之地而化理然成無事乎誰謂顯諍之勞而功已既○皆陰緣
 上言以君子立事觀之則此章以大人立事君之則

有聖人 此欲入不惑於過譽之說也註中未必皆真是本文兩有字神理二字從末

孟子曰有不學無術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陸氏曰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與是謂不虛之

譽求於毀而反致譽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與譽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處為憂

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告間其在已世其輕於向人即以毀譽論如行修

不虞之譽若此若益常有之射觸而召誘常也若其人平素力求所以自全而致反加焉是為

為求全之毀若此者亦常有之既有之則備已者宜自盡觀人者務核其是而已

中庸 卷之二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不以樂入為師病根在一好字 育字則其入必逐之已而別無可師者豈學古之
有獲則此衷原可自慰矣事既深以為高惟無可師而思為師之可好也向使邦之而
不來我其如人何而要其金並之不聘固已甚矣意其人必逐之已而果有可師者歟併咄
畢之未明則此中一無可恃矣目加少以為多雖有可師而愈覺為師之可好也向使仰之
而終細入又如我何而要其樂此之忘疲固已久矣

樂者音也

此冷讀正子失身之罪說孟子持說不見見上不能自居以教之非○子教二
字孟子口中五通語下說也

樂正從於子教之齊

音樂正子聖賢之徒也一日過齊見孟子
齊有之者之役正子遂從之未幾比之既矣○子

不實道破記者先揚其端此是先經起傳之法理錄齊之齊而從非自依附也然則非
慕效亦是因失其親故記者先為正子立個罪案 彼驕從如雲而慕者皆歸於陸渾即
認則自子教之齊也千里周旋同其終終若將望下屋而然後者正子從於子教之齊也只
如此還他記過而失所從之意自見○要知樂正子是孟子高弟今亦如此其他門下士復
何論耶樂正子三字亦宜著眼

樂正子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見先生何為出以言也曰子來見我何為出以言也
則我出此言也不宜乎自命是定學聖之也愈覺是然後見其章

日也雖容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

先聖是正 又不早見長者 此一又字兩 則其罪又有甚焉 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樂正子

以有孟子在耳乃來見孟子而孟子維之曰子平素聞言見我者也乃在於會中或別有
在將視吾為近疎之士斯堂為蕭條之區不來見我矣乃亦來見我乎樂正子不知而隨問
曰弟子此來與為先生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孟子詰之曰吾自問子之來果幾日矣曰昔
者為今日起疑不過一宿耳孟子曰既甚昔者其來已久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
子又自解曰方至齊時謀及舍館倘爾未定是以稍遲耳孟子曰子曾問之也為弟子者必
舍館先定然後來見長○邪正不兩立從子教便不必望孟子見孟子便不當從子教既從
者乎何急彼而致此也○子私即使今日來今日見亦無礙於罪孟子舍他僕從姑責他違
見三層詰問句句皆是微刺而一語迫一語口氣直是厲甚 以彼善信有素固不易其師
承之心然彼竟敢違師或違忘其委書之樂其已忘所從而以謝子教者見孟子乎抑未忘
所從而以交子教者見孟子乎將不免為道廢舍身之樂正子而見孟子而悵然乎抑自矜
為受遊華靡之樂正子而見孟子而快然乎必如此體卑方好與下文暢通 亦來見我言
外有不必以我為見意我字自是子教對詞亦字隱含別有所當見意自是從子教來結語
子字慮孟子教說合與我說離 當我未聞子之來我亦望子之得一見迨我既問子之來
我已不復望子之肩 見蓋我猶是我而今日之子則大非前日之子矣即子猶是子而公

日之來則殊異異日之來矣須得冷語怪談令他自思意何為二字神理是摸頭不着
語亦是自信不差語將首克在來齊之先與則飢渴異見未之散忘也專員克在來齊之後
觀則齊沐以早未之政忽也克不敏惟先生深語之不處先生輕棄之也 爾者有口氣各
別上急詞下緩詞

曰有禮則樂曰樂正子固不能無樂然其於樂如此非好善而隨之其能若是
乎世有無樂而謂樂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樂正子曰急於舍館於見師克誠
也 樂正子引其罪見之罪其所以受責詞可取然

子之章言 謂正子有因廢以于進退非也謂正子進而有禮
非也孟子又責之曰君子一不難進則其身之名今子之從子教來吾其以殊異別無所
謂從欲姑其餘其為能廢計也夫徒饋饌而出世俗中人則亦已耳矣子刑李古之道者也

孟子謂正子自之從於子教徒饋饌也我不意學古道而以饋也 饋傳孤反
饋昌反
饋徒有也饋食也饋飲也言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方正其罪而以言 饋正子猶未
非也孟子又責之曰君子一不難進則其身之名今子之從子教來吾其以殊異別無所
謂從欲姑其餘其為能廢計也夫徒饋饌而出世俗中人則亦已耳矣子刑李古之道者也

將道朕足以自飽世味有所不求此我理想之所及者而乃以饋饌而後從人誠所不意
者矣子之章解人皆謂徒饋饌也四字甚難當謂只子之從於子教來一句已難當下句
改非矣但正釋上句見從他來別無所取只因進小便宜遂至失身而不惜徒字不足
源他正是顯他猶云求其故而不得徒為此耳語意十分激冷故下復以聖道之道世墮之
出之道何其而饋饌之非何其而饋古之道豈為饋饌計而以之饋饌乎且其學古
之道也今日乃見其以之饋饌也真有出自意外者故曰我不意饋饌也公孫曰之流饋饌
可也濟人志饋饌之道不饋饌不齊人也可望而意之也子之章之流饋饌可也辨工饋
饌之道不饋饌非辨工也又可望而意之也不意學古之道而以饋饌則身以古之道饋饌
也自古之道饋饌則饋饌是故大之則必為一生世行之體而小之亦足為一時口腹
之害以古之道饋饌則古之道賤矣是故遠之則為先聖淵源之而而近之則為師門禮義
之差勿先王有崇德報功之典後世有列豆馨香之奉古之道亦以儉游于飲食而子也止
與夫一時道路之飲食我不知子以之也志傳在乾餼而文其名曰養賢謀不出醜酒而大
其饋饌古之道必自和重其飲食而子也止傳夫一時權宜之飲食吾不意子以之也
上二句正其罪下二句切責之

不孝章言 此章見大舜曲以全孝構而得中也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無後為大四字
正為舜不告伏察因不告而通其生之窮此正舜之曲成其孝也

○孝且不著三無後為大國起民曰於禮有不孝者事謂阿高節從隨親不義一也家
四十一

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古傳記之詞。但後五者是粗的。此三者細是精的。從命是孝而稍過又是子。孝不則子。日仕以守身是孝而稍過之義。又是不孝。敬親之主是孝而斬親之枝。又是不孝。於禮不孝有三焉。就三者較之不諫親者。止不能於親不為祿仕者。止不能於世俗之不孝。五君子義類若無後則先祖支派既絕。父母宗祀大主。尤為不孝之大者。仁之不孝三節。雖此三者是孝中之不孝。一實註無是我自去無之。非世間無子者通謂之不孝。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也。

為無後也。謂之。舜不告而娶。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法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道入自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昔虞舜有解在下當美者也。若父非賢。則子非大。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何妻以二女。舜但受命而不告。父母君子曰。權不離正。此亦猶夫告也。既虞通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全親之慈。舜真善事也。戰國時人多好事。故傳以舜為不告而娶。孟子不辨其事之有無。只論其理。謂不親者也。何者。之故全為此。正是舜之孝。處議論透開。以為猶告。斷然在為無後上。一而

正不忍祀之將墜大義也。而不使吾娶。吾親違命也。天親所在違命。有所不得受。舜斷之以大義耳。度親亦終必慚也。生我爾為之。何至至情也。而不欲吾娶者。一時之私意也。至情

所在私意。行所不得從。舜事之以至情。其子親要無所傷也。何君道聖人。心下豈只為情。告白君子論之如此耳。

凡章他人孝弟而後勸學錄事親從兒是此章骨子。上下雖五段。平列然土節說。就功用言。是上夫之最切者。最為分明。受親教長之真。盡人而只而仁。其德不必人人而全者。必其知之未明。而守之未固也。亦必其行定者。未洽于中正而體之。猶未適于

從容也。故有仁義不可無智。禮樂

存之章全旨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伯仁主於愛。而愛其切於事親。義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廣。而其理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

一發字可。見仁義俱最為切近。而橫是者。行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伯仁偏言之仁。

孟子曰。天下之道。孝弟而已。即以仁義言之。仁主於愛。非所愛者。然究其定惟在女事。伯義是事親。乃仁之實也。義是事於敬。非在所敬者。然究其定惟在女事。也。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故非事親之孝。無以盡仁。義是事親也。兄弟之弟。無以盡義之宜。是是非非。皆是也。豈以切近精是解之最妙。何謂切近。蓋仁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親上。義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從兄上。此皆良心自然切近。

近善仁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親上。義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從兄上。此皆良心自然切近。

近善仁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親上。義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從兄上。此皆良心自然切近。

近善仁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親上。義不發則已。一發便即到從兄上。此皆良心自然切近。

處也何謂精是事從從兒無些虛偽其練練是一股良心其意落落完全全純在此
 處所以謂之精是 計其用至廣而其是不越中親從兒之間則事親從兒是用但此乃
 用中之是也是所推廣便是華 歸宗則天性之厥有所始而良知之用有所先以仁之理
 遇于親而為愛以愛之發遇于親而獨切非強之也本一故也知本一而達之愛者於矣自
 是而仁民此愛也自是而推之愛物亦即此愛也又嘗觀於道之行有所起而帝降之衷
 有所切以義之理遇于兒而為敬以敬之發遇于兒而獨切非強之也氣同故也知氣同而
 詩之敬者順矣自是而敬共此敬也自是而思君此敬也獨切於天下未有有門內之愛而
 言愛者其愛真也且有是愛而後能無所不愛也天下未有合同氣之敬而敬者其敬切
 也且有是敬而後能無所不敬也 禮學事親從兒四字可味說個孝弟禮儀後世之名
 耳

知實然也者善也禮實然也者善也樂實然也者善也
 已也善已則不知足之謂之舞也斯者事親從兒而言知則去則見之明而
 守之固矣 見之明與知非二者守之固與去中有一而守 節文禮節等 水子曰節等
 之節又曰文 禮後所謂守之固者亦即此見之明而固守之也 級也文回互
 以發其得也 樂即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兒之善油然而生知草木之有生意

也言孝弟之心動於中也 既有生意 此大 則其體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善已也
 也 五句都貼樂則生矣一句 生字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外也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章言事親從兒良心真切 此一句先何 天下之道皆原於此 又因在氣之變二句牛出 此
 必知之明則守之固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生之不已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不知即之深矣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去其於理可頓推此乃禮之真也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中至正其他事可通於此乃禮之真也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何嘗非樂而凡其推從容中樂一者樂以行之無事勉強焉夫至於樂不見其難但覺其
 易而愛敬之心油然而生矣此則愛敬之真形見於外故能無所不愛也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此句
 心軌道化道與心俱非不知足之謂之 孝弟之運行乎之樂之一孝弟之善也蓋必智
 以照之禮以履之樂以成之然後謂之能 此詳智禮樂之真亦不外事親從兒二者總見
 事親從兒而仁善之是亦至是無歉也 此二者於天下妙理原無不該也各段須認出其
 字方能別清本旨 金德聖本有人焉負聰明之德嫻節禮之容習禮樂之節而考其

兩行求成於古之孝子，而不可得者，子也。以為知禮樂樂，其未有聞焉，何則？本之不及而所為者，徒文具而無其意也。知即知愛知敬之良知，至常而愛敬而良知不蔽，便是弗云。若復成其事親也，匪特知親之忘事也，也親在則孝在矣。如吾身而離吾親也，吾身可離而去乎？苟有一隙足而無非，非以事吾親，一出言而無非，所以事吾親者，豈真有見乎此身與此孝相為一體，雖欲少息而不可得矣。其從兄也，非特知兄之當從而已也。兄在則弟在矣，如吾身而離吾兄也，吾之弟可得而去乎？苟有一隙足而無非，所以從兄也。兄一出言而無非，所以從吾兄者，豈真有見乎此身與此弟相為一體，雖欲少息而不可得矣。動就言節，一定者言文，就經宋可觀言節字，內兼無過不及，其有華采可觀即文也。不是把禮法節文，只考弟行出來，有個程度，便是節。有個道理，便是文。如赤子無知行事，則于中而無性，所當學愛敬之真，依然天則，此愛敬自然之節文也。徐曰：心雖無窮，不得不止，有此之念，意雖真，其不得行，委曲之文。二者之性，至性也。至則或有所率，意而至於踰，乃其中細細審察，則若受之以節，二者之性，至性也。至則或有所率，慎乃節中復從從容容，又若何之。以文，樂斯二者，已盡得樂之意。此一句是主腦，三則字一氣貫下，一時俱到。見樂斯二者，其初趣便是這樣。樂斯二者，何當頓住，重論樂字，只是心安，意得意不在聲容上說，須將樂之用，醒出這字來。論樂之用，雖天地可格，神人可和，何必於一者，始見為樂之至，而論樂之定，則自然之感，由心之宜，偏若於一者，獨見為樂之真。樂即暢快，以至其中心之愛敬，無論對親長而樂，如斯，即不對親長而樂，亦如斯。向六則言：首初非通以為知也，知在斯，即樂亦在斯，而和之愈明，轉覺樂之愈厚，而和之節之

斯二者，并非為節文也。節文於斯，即樂亦於斯，而節文之愈，遂覺樂之愈厚。禮中上仁義之所不及，正而禮以正之，夫亦正以中而已。有以少為貴者，雖致愛有儀，致愛有度，授之以節而不致，也有以多為貴者，雖至愛必質，致必簡，充之以文而不致，苟也。所謂禮，禮天地者，其在是矣。若其期二者之得，禮而止也。仁義之所不能化而柔以化之，夫亦化以和而已。復而游之，使愛樂上，遂致于敬，械之方，至由心而達諸乎，出而長之，使愛復生，愛敬復生，敬儀之漸，至由氣而達諸乎，敬械之方，至由心而達諸乎，出而長之，使愛復生，而化也。生其真，則計斯，定事親從兄，意發抑不樂，斯於上，有安在，即下數句，亦俱要斯定事親從兄，說兩樂字之套，便不是樂斯二者，來斯。恐敬之心，油然而動，曰生愛敬之心，時時接續，口語可已，舞則則愛敬形見於動容之間，不知足之蹈之，皆常無待言，而後見為孝，徐行而後見為弟，也。不知手之舞之，皆孝弟理，皆係於此，而後見為弟也。金穀也，樂于事親而後復生，孝樂于從兄而後復生，弟樂于從兄之樂，愈不容已，帝動于中，皆同一生也。孝復生，是而事親之儀，愈不容已，弟復生，弟而從兄之樂，愈不容已，帝王之制，雖在宮與區，賤之無異于士，首同一惡可已也。此趨進反于父兄之前，首尾之家也。其為蹈也，無待于繼，九舒疾也。一步趨也，一進反也。皆斯二者之所洋溢也。周旋俯仰于父兄之前，若手之容也，其為舞也，無假于羽籥七衣也。一屈伸也，一俯仰也。皆斯二者之所流行也。履文在，此時之不已，于樂者，欲出而告諸人，則誠不能而已。不特告諸其足矣，不為容之重而為禮之和，蓋凡月徐步，若之以趨，若而不自覺其節也。而事親從兄者，不知也。此時之不已，于生者，皆自意而直達外，轉若無從而已。不覺其請其手矣，不覺容之樂而為掌

孝子哉是故論舜者首其真芥天下之心求之也

四書根錄 季 卷八

離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總論見上卷

舜生於野 此論聖人心源之念因象舜文以例其餘前須輕敘末節推測羣聖皆同主意歸中在此而孟子自任道統意亦於言外見得

○季子自舜生於諸葛遷於鳴條東夷人也 諸葛負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

服之地 趙氏口語湯在異州之分負夏 孟子曰自古聖人時地不必盡同而心源絕無不

於鳴條計其履歷首膺 此合下節只輕敘舜文顯末蓋將言其道之可致先言其迹之

於東夷乃東夷之人也 異也生遷卒機一生履歷言公或問鳴條湯與孰孰此則兩

迥不反及莽蒼梓之說非也 東夷西夷只重東西二字為下地之相去張本夷字不必泥

看猶云東之極西之極也 文王生於岐周於畢西夷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 金仁山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

近畝夷畢即近 陳新安在篇 今有文王墓 下周原故號岐周今鳳翔府 六里原在 在唐名原在殷則名畢

離章下

亦世成原有文于其始生則曰岐周其後也此合土節雖皆言

地之精去也于有餘世之相復也于有餘感得志行乎中國者合符節

其空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周世之相復也于有餘感其所以行之道不盡同也然得志而為天子文王得志而為西

伯其所以行乎中國者隨事順理因時制宜彼此心理若符節有非時地之所傳信也

心所以與文無不同即揆之先後皆非俱無不同

王為心以竹為之者周官所謂道路用旌節也以金玉為之者周官司邦用玉節而小行人

山國用虎節于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玉為之是也一說符節即玉節周官玉節以微

可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執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琿圭以除患以易行

此皆大事用之彼此符合為節註中所云是也三說皆通當從朱註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其道則一又不特舜與文也百世而上有聖人百世而下有聖人其行事雖不一此因舜

說上節說行此節說道惟其道同故所行無不洽揆度也是指聖心揆度事理無過不及

處而言味其字新屬聖人說蓋事物之理不齊聖人以心揆度其間而經權當各有所宜

不易之則故行事雖不同而揆之至當不易者此處終不得而二也須從聖字上見所以

揆一蓋人非聖人意見操持猶或歧出若聖則造乎其極自不容有二聖有聖而帝

宋本同時起工...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卷本其政行...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得其所事事各得其利...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啟為政者...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夫命婦出入則為之問...

本其身子誘察之表新神性而法有以立一出之以活名之命則美言不數日相鏡乎人情而務其細必地其新而純之不潔有不勝其瑣瑣者矣朕司天憲率斯人以啟正之風斯道尊而人能以聽一示之以樹德之心則聖恩厚澤每師至于吾前而給乎此必道平波板板之易後自見見份份也

告齊景公

此見詩臣而能以危詞諫之其節下在國時言下主去國言言為報禮之與也

孟子告齊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且手之遇臣下恩禮齊渥至秋其有所進公日不知其亡則其於臣可謂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而義至

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畜之恩焉國人則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執交之而已矣其然也又其矣冠劍之義不亦互乎孟子告齊王曰王亦知君臣之為用愛之忠焉誠若于臣則臣之於君尊以奉之親以護之視若後心斯相待一體而義至兼隆者也非然者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矣且至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一可也視是心相視觀則字見轉移由上意視知乎乎安借之任用之心相如也心相然則其相之捍衛之也二句言乃高情詞之厚以下皆因此遞降意言下下相視也

王曰禮者君有服何如斯為服矣

為之同禮自以道去君而本絕者服喪三月

禮禮也服也大夫為舊君何服喪三月也謂謂三計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節制何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王疑而問曰禮有云去國之臣其舊君變而為之服也變正疑舊君恩已絕尚為其問齊哀三月不知舊君何如視之在其臣斯為之服矣君有我不戀見之君而待之如此故有是問按此意土口中不肯從路

曰諫行言聽澤於民有故而君使導之出疆又先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里些之謂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所以為其祿任之地於所往之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

曰君使使

卷之二

離婁下

五

前此猶望其歸也

所以示券券也。孟子曰夫所謂君者從其去國後目之也而當未去
言當行君則聽之是諫言之所及皆民之意也行之聽之而當澤下於民矣有君如此何
忍言去然或偶處不合為有他故而去斯時為君者遂爾愀然已乎在國之恩惠猶存去後
之嗟嘆切切必使人引導之出疆以盡防衛之道猶未也又先稱道其賢於所往之國以為
祿仕之地是向者若臣所受則若出所歸則有車牛辭往矣或旋反也且無日不望其反也
至去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大導其出先所往界其歸此之謂三有禮焉則手足之謂久而弗
衰故臣於君亦不志也通節重看說下有加無已正視臣如手足是禮是明也言足
心之報而必為之服矣臣諫言則雖言言聽則則與原是為民而然故有澤下絕因
行聽上來此句看是厚於民旨是厚於臣要見民感君之善澤即感臣之謀言而臣受民
之感即以感君之從從與善守對針不足明良通食諫行言聽以平時言有故而去乃一
時一事偶然不合而君若去者導出雖在我之境先所往以他國言諫稱道其賢想是
向已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養自於他國方能致他國之禮去三年二句要見得三年
內之不忍收註中猶望其歸意精神全在然後二字有禮指去後三指不速諫行言聽如
此二字又通編諫行言聽以下說早在國時交字無間去國後亦思諫不致安得不得也
河書鏡此節須句句貼入手是諫言是臣諫護其腹心行聽是君聽其言其手足是導出處
則保手足而無虞也先所往則則手足有用也三年後收田里是無日不念此手足是夫是
以臣有腹心之權而必為之服

今也當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學不於君有故而去則君博愛之文也於其所往去之

曰必其山也此謂難難何服有難窮也於其所往之國如昔銅鑿也

二十一年齊桓子娶于范直子生懷子桓子卒索則與其老州質通懷子患之加懷其討
也魏詣直子曰盈將為亂必殺為之微言子使城者而遂遂之秋索篇出齊楚冬會于南
銅鑿也二十二年春滿魯曰而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逆
會子沙師復銅鑿也 不若孔子之渾然也恭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
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
其薄乎孟子曰王成將改之今也為臣安望是哉在國有諫不行言不聽而當澤不得下
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於民矣及其有故而去則君博愛之與善出疆者異又窮之
於其所往與先所往異方去之日遂收其田里與三年之收者又異此之謂臣之志雖既為
寇辭又何服之有信乎君臣此節是發正意不與上節平對只今也為臣四字便有無限感
之於臣當以一體視也 同是有故而去然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而亦或有故
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解之理而亦必待有故而去情惟一樣說話便有兩樣情
因 此三則字一逐字較上文符臣子稠摠香出至情何意皆堆文法逐層遞下從在國時
賦難緣由至去國後種種刻薄乃見冠辭之禮定自其君使之何服之有一筆歸盡去之
日三字須寫孤臣去國無相書原緊抱上文透發則下數句不逼自醒

孟子曰人有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

胸中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

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人於禽獸之不能者以其有為也

胸中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

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人於禽獸之不能者以其有為也

胸中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

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人於禽獸之不能者以其有為也

○學自言之不善然後何此亦有為也

立心忠厚修身之道宜如此善世之道亦宜如此

一己之談論禍取人之美私彼其人雖屈於正論而懷惡在心終將以禍中之以國報復當

仰後思何其矣人言善者人之私攻人之短跡人之不善者人之談笑此等入不有奇第

不可輕論人惡也

橫逆之類謂善定 存蘭孩其為理之所可棄而托媚焉以示其規戒之意何必非君子之

心而至千言之則規戒之意少而攻許之意多矣不肖之原他人借或疑之而出于吾口者

方且明定定論而確有其可據之情以為若而人者何足逃吾察也而生平之微行不已大

白于天下乎其為事之所可訊而內省焉以益其懲罰之志何必無為己之功而至千言之

則懲罰之志益而薄之志勝矣亦好所在他人或以相推而伸其論論者不難摘及一端

而直加以大惡之說以為若而人者其不足立人世間也而異時之謂聖不且須矣乎

仲尼章句 此舉至聖以示則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善言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實然之勿制 非孟子直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所謂本分也

孟子曰所謂聖人非必有奇特之為足以

聖人耳目也吾觀仲尼言善言行善

九

九

九

心養亦發已發言註全其體一無虧之本然是不失正而下面擴充亦只是擴充此本然
當而不失耳勿打作附脈一脈次冲心之久也才失諸無意而失諸有意大人者何思何慮
者也依然赤子一無意也即有時弱神知也通蓋沉而徹見神初非有所加也正反觀赤子
之心而還其無意者而已心之大也又不失諸無為而失諸有為大人者行所無事者也
然赤子之無為也即有時辰極危殆參天地而跡古今亦非有所增也正擴充赤子之心而
還其無為者而已一頤水心學前看失心之事也大人之學自問者亦不少矣而壞其學且
問者止以讓其不學問之良也惟不學問故學問與得而問之惟不失其不學問者則終真
得而問之矣大矣世應者失心之端也大人之思且應者又已多矣而要其則曰虛宮仍曰
取其不思慮之初也惟不思慮故思慮真得而成之惟不失其不思慮者則終真得而成之
矣大矣一斷斷不使其赤子之心只具不失其本心耳玩一其字則大人赤子持之心故
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須看出大人赤子而異異而同時在不失二字內見分應象也
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也

養正全道 此教人子慎終之意非以養生為極也特以形容返死之九重耳孟子曰此就

孟子曰養生者死以當大事也死可以當大事也養生者死以當大事也 養生者死以當大事也

且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也養生之事視台是推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

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禮記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後葬孟子曰人子事

不得以輕忽均也然以人情專執較之養生者處服可豫圖縱然可後補未足以當人事也

惟至送死急在造次不容遲留偶爾致累萬無補救此真一生莫大之事不可少有遺恨也

也者字指養生之事言該許多物物之典溫清之儀當字只作為字看或訓擔荷之責

外不必

君子自全道 此明君子自得之學以自得為主腦而工夫知從深造以道土自得已足臨居安

推固之序如此與大學定靜安慮致而后當同此章兼知行即曾子所學之一貫也下章

專乎知言即子貢所問之一貫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養之深養之深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上造謂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處

之方也者猶精也朱子曰養字拾句左右身之兩旁言近而非一處也至近是便身意非

是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也是勿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俟夫默識心通是勿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自文之字指理自得於己謂得此理於己也則所以處之者

處此耳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請此理充於內所以處用不窮所藉者深遠而日用之

聞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存之不也雖然則而時出之即是至台達其原也程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肆而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後孟子曰理

游厭厭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本具於一

心而造之非可或苟君子之於學也知行並勵既不肯用力庸求責效且夕以期於深造矣

又心然進為之亦不怠其功不遺其財而必以道為正欲其有所持循以決其積

力於豁然貫通始見而為焉者忽然而為一始見為異者忽然而為同自然得此理於己也

故聖賢雖於自得耳既自得則心涵乎理內瞭不待而蒙外誘不得而奪底之不已安乎既

居之安則理積於心處寂而合乎感之理處獨而允乎眾之用資之不已深乎既資之深則

蘊蓄既裕應用不窮不必求之遠地即至近而自不易之規亦非拘於一隅隨所處而有當

然之時取之或在左或在右適其所在其所資之原矣自得之外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然則深造之功固已深矣若夫深者深故曰深造則君子之學也其真真惟

得所以自得也究理與一毫不肯放鬆是情等語深故曰深造則君子之學也其真真惟

得所以自得也究理與一毫不肯放鬆是情等語深故曰深造則君子之學也其真真惟

得所以自得也究理與一毫不肯放鬆是情等語深故曰深造則君子之學也其真真惟

思明辨是求知之方力行是力行之方讀書以道亦有意不妄意於虛無之中意言之

表此即或焉務循其方之意不妄亂其先後之節緩急之序此即或問不躐其等之意意

深者深則不能自得而非以道則不能深造涉之無益也必有道焉沉潛入以達于

極微深者之無功也必有道焉積累從容以會乎簡要按此句若順讀是以道去深造之

循道先言以道後言深造是所重在深造也先言深者後言以道是所重在以道也約自不

深者者俗儒之陋他于聖賢切工夫只作一虛語說不窺其門矣知其與所以於其依口

學舌于己且無所得也深造而不以道者一種異學之概他也然其精祇只希心真悟妄求

逸豫自謂有得而不知其非一種所循不然而用意過銳有若用力索之氣無優游玩索之

神得來終不自然也但本文不言以道深造不言深造必以道但深者深者深者深者深者深者

蓋俗儒既不足言異學亦未暇論惟此苦心銳進而終不能自得為尤可惜故以君子為學

之節度示之能以道而為之不造之愈深則知以普恆而進行以移久而化是之謂自

得自是自然與進探力索者相異程註有安排布置皆非自得是也玩其二字見深造

以道之不意是如此其長遠理無遠近其一求而輒至者必淺涉之士也惟靜者味之愈出

終其身于憤懣憂樂之中而與為朝夕焉與為歲月焉若有所慕而不容已者何為也事無

難身其一往而遠蓋者必適成之流也惟勤者疲之愈趨置其心于非疑信之內而求之

于古焉証之于今焉若有所期而未即至者何為也意者其將有所自得與不敢信也然而

欲之也抑或終無所自得與亦不敢妄也惟其欲之也徐盡善君子之學也非第為勞也

勞之適以逸之非第為勉也勉之即以安之當操存之未遂不能強此理以相礙而及固礙

人請以章末一可無路正意也。原泉固是有本之泉，但首二字未宜疏別。至有本可方可

為無本，有之簡，雨集，薄，薄，其，相，也，立，而，待，也，故，謂，過，情，者，之，也。

是也。取者，取，其，無，而，將，不，絕，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雖等，未龍，子學，大免，之病，故，直

下以泉谷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言，皆言之也。孔

子嘗以問達者，子張、安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達者，其可

以不為，有為無本之，亦與當七八月之間，驟然而集，山間之滿，滴，彼此皆，但及暴，雨，忽，止

水，其，意，也，有，立，而，待，也，是，可，為，學，之，故，矣。君子必是行無虛，乃可以當人之稱，而

亦，若，不，有，其，德，也，亦，若，不，有，其，德，也，亦，若，不，有，其，德，也，亦，若，不，有，其，德，也，亦，若，不，有，其，德，也

而神明之地，已有所不，其，此，過，情，之，聲，聞，即，天，下，其，皆，而，轉，瞬，之，間，已，有，所，不，可，心

人之章全耳。此，聲，發，道，統，相，承，以，見，人，道，所，由，立，也。首，節，庶，民，君，子，語，雖，平，列，須，和，而，剛，剛，重，君

子，不，言，善，言，以，人，心，道，心，之，旨，自，發，也。後，希，三，字，却，從，准，危，在，發，處，求，之，其，意，也。人之去

孟，子，百，人，之，所，以，於，魯，魯，者，皆，魯，之，君，子，存，之，而，希，也。

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於其間得形

氣之正。指主而，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指人之德，則用功說。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已異說。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指人之德，則用功說。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指人之德，則用功說。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

十六

四書

卷之二

四書

卷之二

四書

卷之二

四書

分存於此。然字乃轉出所。故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戰兢兢而恐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孟子曰天生聖賢所以立人。道之極也而其相傳之統自可考焉。夫天地間人為貴。雖然。聖賢與不同。人皆知之。而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未之知也。蓋人物之生。同是受形受性。下之與上。皆偏而全。而盡能全其所性之理。其與禽獸相去。皆在此。幾希耳。此幾希之異。其端其微。而所關甚鉅。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屢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而欲去其所受之正。幾希。禽獸與人所。幸君子性體當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為能戰戰兢兢以存之。其人或在。上。下。其心之為安。為物。無失其所。守。人字。包君子。庶民在。亦幾希。謂少。是虛字。其所指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人。不絕也。謂性中之理。集註。并形氣說者。以非形氣無以乘此。此理。極人。與禽獸。以爭。這些字。甚。重。言。之。非。輕。言。之。異。與。禽。獸。相。較。此。幾。希。平。具。出。于。知。覺。運。動。之。外。若。乎。危。淺。此。幾。希。乎。具。出。于。知。覺。運。動。之。中。若。矣。君子。兼。上。下。皆。說。存。自。然。存。之。者。有。用。力。存。之。者。皆。存。之。同。該。知。行。二。項。引。說。不。註。謂。全。其。性。性。註。謂。存。天。理。後。章。註。天。理。當。存。則。知。存。之。之。字。指。應。存。之。而。言。則。下。章。註。性。理。與。禮。義。之。意。亦。別。聖。賢。以。此。去。有。之。耳。非。謂。此。是。長。勤。勇。厲。之。心。也。說。性。理。句。語。氣。當。云。夫。民。去。之。則。人。皆。禽。獸。何。以。人。如。至。不。能。全。賴。君子。以。一。人。之。存。存。天。下。之。去。知。此。者。方。與。下。章。言。合。動。以。存。性。性。理。與。禮。義。之。權。衡。釋。倫。之。表。音。不。忍。敗。民。之。嗚。咽。而。形。然。為。之。維。持。并。天。下。萬。世。存。此。幾。希。計。也。日。

了莫由看。下。數。字。自。見。

辨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是義。非行仁義。龍。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別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勉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存。存。竟。亦。尹。氏。曰。存。之。名。存。子。也。存。者。聖。人。也。君。開。君子。存。之。之。統。首。其。統。首。存。之。者。子。所。存。存。天。理。由。由。仁。義。行。存。皆。能。存。之。理。不。外。仁。義。仁。義。建。於。心。敬。之。為。庶。物。秩。之。為。人。倫。察。則。有。周。物。之。智。於。工。虞。亦。火。指。務。不。假。格。物。之。功。而。自。無。不。通。明。為。人。倫。之。至。停。應。禮。大。端。不。假。明。論。之。事。而。口。道。其。詳。察。此。生。知。也。就。此。倫。物。問。理。得。心。愛。周。於。人。者。為。仁。心。有。其。制。事。協。其。宜。者。為。義。辨。則。仁。義。本。所。自。有。其。慈。祥。愷。隨。從。心。流。出。隨。所。行。而。無。非。仁。其。裁。制。區。畫。從。心。然。來。任。所。行。而。皆。義。非。以。仁。義。為。美。勉。勉。行。之。以。求。其。合。此。安。行。也。君子。此。見。君子。中。有。自。然。存。之。意。不。必。分。告。子。是。存。之。聖。人。是。存。者。故。尹。註。置。之。統。學。於。此。也。庶。物。該。得。應。凡。天。地。間。所。接。之。事。皆。是。人。倫。即。庶。物。中。緊。要。者。錢。鶴。舞。萬。物。皆。歸。于。我。天。下。無。性。外。之。物。也。辨。則。明。白。洞。達。非。惟。知。其。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

晉乘楚之構也春秋一也

乘去聲構音

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

曰取記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構祝靈獻名古者因以為內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

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

時事此三者實其所記冊事之名也蔡春秋非孔子自創也列國各有史官在晉而魯乘

為記事之書則一也此篇原春秋所由名為前後簡過遞三史並列官以春秋作主言

春秋原身之史也未經筆削之先與三史無異也但無隱王迹之意尚在下節此處

且慢說筆削光編乘之義必取象晉國雖稱第一侯印正朔號令尚存假乎天正何專制而

多事仰是無亦邪傷之問也王但東手馬周不得多而首多之故不覺其所以行也乘之行

必取遠晉國雖大第一熱印正朔號令尚存假乎天正何專制而多事仰是無亦邪傷之問也

王靈不復說晉周不得遠而晉遠之故不覺其所以行也蔡之元疑之史而荷以蔡書

詩隱憂曰楚子於大諸葛也而克國孤九鼎謀而輕重問天下特林馬所徵秋一日之憤而

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

甘神人之怒而如此之跡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其書則猶其書則史也

亦字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而主蔡康廖亦從而路王蔡大朝也傳傳所徵秋一日之憤而如此之跡也等者書之而書之則也

子思之徒也。史記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皆謂此亦宜重說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

老矣則孟子之年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

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

辭也。此又承上三言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言予生也晚雖不得受業於

雖雖謙然此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孔子而謂為其徒也然幸在

五世之內遺澤尚在猶有能傳其學者予之及焉其道以善其身乃得請其入者也初於人

無異得之於孔子故不願。連按成個字字有多少流連依附之態欲得為孔子之徒見其

學以水進於君子之扶我。不心而私淑諸人亦見去孔子不遠無異於為其徒也。引說

兩也字有款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我起後世意。私淑諸人。餘詳謂是仰其友法。蓋云

子私淑孔子之道以善其身乃得請其入者也。而勉勵於私淑者只是感聖相傳之仁教

雅明仁義以豐功制罪。揚揚即乎孔子作春秋之意。重中鳴天威之類雖不可助矣而文

未與天金聲玉振之餘响猶得繼之以自鳴時中之聖難不可作也。而道未墜地。江漢秘賜

之益光猶得繼之以自鳴。

可以言金。此示人以精義之學。聖訓誥言是為肩負有過之而後側。下兩段。玩註中一箇字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可以言金。此示人以精義之學。聖訓誥言是為肩負有過之而後側。下兩段。玩註中一箇字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可以言金。此示人以精義之學。聖訓誥言是為肩負有過之而後側。下兩段。玩註中一箇字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一亦反字可見。仁也。此景俠之言。勝多。輕施。施字各四象之類是也。

友必端廣公新言去子何處不書曰自其後在奇以善言小人學射於公

之他君公之他君矣子我公也子道廣公之離公自之事也我公

扣矣輪去其發與我公也他德何反公夫升之夫

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揚子以公公正人智聖友必正故廣公必不告曰小人廣公自

謝也金銀也扣輪也子我公也子道廣公之離公自之事也我公

他而教之則必無德之願然後錄之賊家乃進廣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言

無是謂也子我公也子道廣公之離公自之事也我公

而道也備便其期廣公之期也之子道廣公之離公自之事也我公

虛語廣公之期也揚子我公也子道廣公之離公自之事也我公

反曰也至此何謂也揚子曰廣公善射亦知其善射何自來乎斯固學射於公之他尹公
之也又原學射於廣公雖非熟習是以尹公上之夫尹公之他其平日立心制行端人也
既為師人其教友固得其法矣必端可知矣豈有端人而善不倖功者乎此所以且語吾生
也及廣公之斯道遂既曰今日之奉師至誠也者其乃夫子耶夫子平日善教言聞於列國
况當對學之時何為不執弓操矢據是對曰我非不欲執也但偶然疾作不可以執耳耳廣
公曰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疾作以一笑相加蓋其情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我之心豈忍為此而然不乎小獨夫子於
平時而獨去子於今日今日來追之事力君家也若以私恩故則公義廢矣我又不敏於是
拙矣於服中擊於車前之上去其金鉞虛發四矢而後反假使學之教射亦如揚子則所取
皆正人何至有殺身之禍哉此即揚子作何反照以發則射有弊之故故上設其端人何款
哉此弊所以不能無罪也下設事不忍言句通節但後揚子無一著及射而作文自可借
上節此何相形 應淵山所以及師廣斯張德之厚也况親授蒙如射者而忍殺之乎友以
及友孺子射人之知也况親授蒙如射者而不能察其好乎以斯而律蒙其不容誅矣而射
亦德子二異人也 首二句為蒙而及孺子為蒙而又及廣公為通節引端須服上說來尤
須照下落筆以著眼兩便字自便之若未必有心為所使若自端推成絕不坏殺超前方妙
今日我疾三句是以已而料有死之勢問其僕至有生矣是以入而料有生之理其僕至
何謂也須看朋善射者生注下端人方合上下文脈理也端不端俱在心術上論 曰廣公
之斯至端矣是固友以知友知人之明也夫子向為至末是固師以及師師之原也故申

於師曰不忍於君曰不敢。雖是事不忍過然亦不忍與不取合。此端入之心術也。宜思以端字。夫子之道。須字與上畫界之畫。道字亦與相呼應。金銀亦有分不與相類。以同言家之至也。尹公豈以教與斯有。雖不傳與。與同射事。所射也。即於子豈以教與。公然以賦時之法。這才名別。當思其所授以命中之功。結主知則當思其始。而斯之抑而去。而後曰。此固夫子之道。豈於尹公者。也有如教者。命曰反。道所不取也。等安。遂。薛子已足。師師兵注。弱則勿。遂。春秋之義。開。疾乃。豈。故。廣。斯。得。此。得。以。伸。其。師。友。淵。源。之。情。也。甚。係。國。家。仰。仰。安。危。之。故。則。又。當。思。其。權。衡。其。間。其。目。是。也。四。會。亦。自。乘。能。言。乘。能。言。五。健。是。也。故。註。異。亦。有。理。左。傳。襄。十。四。年。有。孫。其。父。使。尹。公。他。原。公。妻。是。高。侯。事。與。此。不。同。不。必。牽。合。附。注。古。者。四。馬。曰。乘。禮。所。謂。能。乘。馬。入。門。左。是。也。四。會。亦。自。乘。能。言。乘。能。言。五。健。是。也。故。四。天。獲。乘。矢。也。若。卿。射。禮。所。謂。乘。矢。去。所。射。也。廣。斯。敬。之。禮。如。昔。日。之。禮。則。云。乎。

西子真金 此節人之善惡。係忽忽。則。美。不。可。恃。而。德。不。可。自。美。也。此。章。如。荷。大。義。之。比。一。雖。字。兩。則。字。宜。玩。木。及。只。就。西。子。惡。人。發。揮。戒。勉。意。存。言。外。物。自。乘。能。言。若。聞。之。然。然。自。危。惟。惟。失。足。者。有。字。更。有。此。猛。然。降。臨。急。早。回。頭。

西子蒙 西子蒙。則。人。皆。謂。其。美。也。西子。亦。不。潔。穢。之。物。也。播。其。惡。其。也。西子。曰。豈。初。無。一。定。若。人。而。我。善。無。不。美。也。則。如。西。子。有。彼。以。不。潔。之。物。氣。人。皆。掩。鼻。而。過。之。矣。西子。且。然。而。況。不。如。西。子。者。乎。是。凡。物。天。生。至。美。而。忽。成。至。惡。也。

此節乃性理同念作行之喻。西子。章。引。仁。義。禮。智。信。五。德。須。知。西。子。一。字。只。云。生。美。之。美。耳。而。勉。人。以。自。新。無。論。本。美。者。也。雖。有。惡。人。善。我。以。潔。其。心。沐浴。以。飾。其。體。不。但。可。自。勉。也。且。以。感。人。併。可。以。裕。天。上。帝。亦。居。故。而。學。之。美。惡。人。且。然。而。視。卡。必。惡。者。乎。人。亦。可。感。所。到。此。節。乃。准。其。克。念。作。聖。之。喻。西。子。雖。不。潔。則。入。皆。惡。何。况。帝。齊。戒。則。帝。亦。飲。何。自。處。矣。况。人。之。另。朴。山。美。惡。無。常。形。愛。憎。無。中。若。懼。人。之。掩。鼻。也。而。去。其。所。蒙。則。依。然。為。人。所。美。矣。自。謂。可。祀。上。帝。也。而。忽。淪。於。惡。則。依。然。為。人。所。憎。矣。自。修。者。其。慎。之。

言性章 此章此章。為。首。節。原。性。次。節。言。智。不。當。鑿。業。節。言。智。不。必。鑿。抗。重。以。利。為。本。一。句。通。章。為。其。蓋。也。句。直。抉。要。書。尤。孟。子。立。言。大。指。舉。治。水。定。應。以。至。難。者。為。例。

善曰天下之性也 善曰天下之性也。故曰。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經。詩。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善。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在。事。物。上。說。與。下。言。智。力。有。關。涉。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覺。之。已。然。則。必。有。

迹而易。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明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天也。（孟子）

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然其所謂善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下

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見水在山，則非自然之故。（孟子）孟子曰：人性

事以披天下，耳夫性具於心，雖無形難見，而日用之間，隨感隨應，莫不有其已然之迹。所謂

故也。天下之言性者，苟因已發之端倪，以驗未發之精蘊，而性之體可得而講矣。舍故同別

無可言性矣。然所謂善者，又必其不涉於人為，而以性為本焉。固利以言故，即故以論性，非

此之以而。孟子本意言智，却先從性說起，以性乃智之所自來也。大凡人之應事存乎智

矣，以故。而有用智之過者，則起於利學之不明，故先為言之。性是本然，故是已然。得其所已然，即得其所本然，所以言性不外於故而已矣。見指點之詞，有此外別無可言。意

已然之故，有善有惡，善者利，惡者不利。孟子心人錯認，故又說以利為本。此節說性在

下，故須歸重利字。蓋惟以故言性，而後可以言性，亦惟以利言故，而後為性之故。故與利

以是一件大抵情之發見，是故發見之自然，而然即利也。利即率性的字，生理本直，而直

字，性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自古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則其故也。然又必自然之

情而後可以驗性之真，利正是假人為，而自然者，如仁見，不井自然，則性與夫不受嗜飲

之距是故，而利者真可以言性者，流為殘忍，涉於貪味，雖亦是故，却非利矣。不可以言性矣

以利為本，言以自然者為本也。當屬言性者，說不相性之本體說，蓋謂以故言性者，又

常以故之利者為本也。言外便有不和之故，不足以言性意。利只是個順字，順性而為，順

也。順實事理之本然，亦順也。如四端是故，乍見即有方是利，使其為的交與，見便非自

然之故矣。須將不利之故，及振利字，以良知良能疏出，故之利，亦見發動於天，不參以人，故

於理不偏，以欲總見利字真諦。又物學緣因性而有故者，曰性，以性為源也。則故以見性者

遊流而窮夫源也。以利為故者，自其不妄者而言之也。以故為不利者，自其妄者而言之也。

所謂發見為其然也，如若者，行水也，則無然於若矣。馬之行水也，若其然也，如

智若若行，所無事，則算矣。（孟子）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以失

後之完其性而出適如未雕之質本無所容其鑿也而乃妄生意見自家開闢一番事業
 創造一番家論如物本源大淵却從而鑿破一般（勸學錄所謂智者即天下之言性者拂其
 故之自然而執其聰明材勢之資以矯然自命于天下者也彼方馳天下之人盡入于其說
 而又烏知其為鑿也（鑿字是利字敲頭不特鑿而已的性并天下事理也都鑿了蓋達斤
 斤之明為之探頭索髓深致鑿則心恩且以好勝而鑿將天下不復知有本然之覺抱
 區區之長為之念常於極原正者苟則材力又以矜高而鑿將天下不復知有本分之謀為
 所以可惡（惡有二義一則為其戕於天之所賦而惡之一則為其戕於人之所同而惡之
 總之鑿則不利非故也即其性也所惡於智者蓋為此亦無非言性之一助（行水是天下
 一大事也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特舉以為用智言法不見譬喻（如智者三般上處下
 穿者一何萬之行水已竟有不礙意值不便請明至行所無事句方山言若馬行水則智亦
 大句方應轉無礙於智已氣須一層一層說山（行所無事其真無事也與依世然之理以
 行即驚天地動事業亦是行所無事（勞苦艱難蓋行其所無事而行水在其中此無為之
 治可以嗣帝舜之統而不墮之德所以開去夏之其勸學錄行所無事不再拍水而性水
 無事行水特其一端天下之理皆可處以無事也之行水特其一端須知此人解高推不矜
 行所無事則非無能之可恐惟惟不伐行所無事則非無功之可伐（有事非難無事為難
 即無事亦非難而行所無事為難若黃老之學也是無事却不是行所無事上行所無事就
 泔水言不曰治水而曰行水便見無所作為虛集蓋禹貢敘九州治水之成功始於稷終於行
 曰下而上蓋水性趨下下流則上流得所歸也敘一州成功之首是皆自西北而東南蓋

水發源於山而山起形于西也其性自明也此所謂順性然之說也而其所無事
 者也勸學錄水有分有合如河之流為九江漢之濶為一皆因其性而合而合之
 非再使之分使之合也水有行有止如彭蠡諸澤之為湖伊洛諸川之入海皆因其止而止
 之因其行而行之非再使之行使之止也又論治河者必言知東流就下為水之性而不知
 水惟其有不齊也亦謂水而行其性自明也夫水之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
 皆此處方是大智（如智者亦行所無事皆隨其性而後說如不自逞其聰明而順理以圖其
 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其性也
 此所謂智者亦此性也此性之利智者亦此性之利焉無所鑿於而不至不伐既有以通乎
 天下智者亦無所鑿於而後能強能勉何難以事諸將來兩亦字皆把高隱者而智之大亦
 宜光遠在前（如蓬江或蓬是心以謙道與射所以開明也原指陳化理者一因乎天命人
 心之正而不肆為偏明之謂以謙道與射是心以實法與射所以見之說制布之紀者一
 順乎民情治身之常而不過為一切之法以持其性為智也不亦大乎

天之高也厚之薄也求其擊乎處自可立而拔也（天雖高厚長雖遠然求其已然
 之遠則其遠有薄乎處公其巨乎之度（是日乎之度非日
 之近若因其擊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治原屬比因認其非故
 必言

曰王者遠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理子曰此章專論曆元而發見
 循之則為大者用少者而驗以自私則善於性。人不求性於政與利而必以禮者豈以
 而反為之。曾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其事高遠而難求而誠謂天之在上五
 福也。星之廣於天其去下至遠也。其求易以窺測矣。然天之運行有常。星之運含有
 定。其已然之迹所謂故也。治歷者求其天與星辰之故。循已往之迹用積分之法。由今
 推之。日星歷推而上以至於千歲之久。其日冬至而為曆序之元者。可安乎。而故亦不若於
 少算之觀也。况事物之理本甚高遠。又何必舍此步且利者。而以遠求其極。昔者推四天
 下之運。勿論其求至難。首以明至易。是則明第二節意。曰高曰遠。正破小智穿鑿者窮
 一日之軌也。當高遠之見。謂即至高。至遠者。消不必盡。更有何事。可容吾輩。謂節氣當
 從數。歷序上。故個個據據。指點以俾神方得。天高二句。惟高遠。遠似不兩乎。但子對亦無妨
 言高。而至於天。孰不曰一元運移之妙。推於以然。本虛之外。者。測乎。微也。皆遠而星辰。故
 石曰。氣化流行之機。寓於法象。錘陳之中。若測乎深。也不知天。故曰。日月星辰。天之運
 行常。全憑星辰。火命上。推算出來。如日在。也。主。皆。中。且。尾。上。則為。之。類。見。有。具。故
 可求。皆。天。無。離。日。星。辰。皆。論。天。無。以。星。辰。為。是。也。故。字。指。本。然。之。度。說。與。自。節。故
 字。指。本。然。之。理。不。同。然。其。已。天。火。者。亦。知。入。之。測。意。意。辭。讓。是非。之。端。其。分。見。已。然。者
 俱。昭。昭。不。亦。也。曰。言。故。而。利。即。在。其。中。求。是。故。具。已。然。之。迹。而。求。之。如。三。百。六。旬。一。箇。再
 闡。是。天。之。故。即。此。而。考。之。變。為。全。數。以。其。是。積。分。以。歸。其。原。始。要。一。本。乎。已。成。之。法。

看。此。章。虛。星。大。小。別。是。星。辰。之。故。即。此。而。俯。之。數。皆。運。數。以。定。其。常。運。數。以。對。星。辰。之。流。動。
 源。一。因。其。可。見。之。迹。是。謂。求。其。故。而。求。其。數。曰。有。效。是。星。辰。首。故。焉。蓋。天。本。無。數。以。故。曰。誰。合
 而。成。天。曰。星。一。度。以。與。天。自。之。而。成。歲。者。其。五。也。曰。出。升。道。二。十。四。度。此。天。之。數。也。即。日。之
 故。也。星。凡。二。十。八。皆。日。所。經。之。一。區。凡。十。有。一。皆。日。與。月。會。之。度。宜。其。至。也。星。辰。別。中。辰
 名。見。此。星。辰。之。故。也。即。日。至。之。故。也。求。日。至。之。故。子。天。則。天。真。在。子。日。要。在。子。而。日。月。五
 星。共。會。于。子。五。見。合。象。焉。五。星。運。轉。焉。所以。自。四。千。六。百。十。七。年。而。為。日。至。之。制。少。者。可。生
 故。求。日。至。之。故。於。星。辰。則。斗。在。子。辰。在。子。而。年。月。日。時。皆。為。甲。子。氣。理。則。無。虛。虛。焉
 則。與。虛。無。餘。種。焉。所以。後。四。千。六。百。十。七。年。而。為。日。至。之。再。始。者。可。至。致。矣。雖。天。道。三。十。年
 小。數。自。年。中。交。五。百。年。大。數。若。子。歲。則。更。加。幾。幾。矣。而。求。其。終。所。會。之。數。可。窮。也。雖。遠。時
 冬至。日。在。虛。七。度。皆。易。中。今。時。至。日。在。斗。二。十。二。度。皆。中。昔。者。子。歲。則。更。年。地。是。矣。而
 五。求。其。故。所。差。之。度。可。算。也。日。至。冬。至。之。日。出。千。歲。之。入。斷。指。已。往。昔。說。凡。造。曆。者。必。據
 曆。元。而。以。千。古。歲。月。日。時。皆。甲。子。有。謂。之。上。元。以。為。應。始。蓋。必。就。今。日。之。推。測。起。初。源。頭。處
 然。後。從。推。頭。處。推。下。來。始。不。差。日。至。即。天。真。星。辰。之。故。有。據。上。故。字。亦。證。日。至。何。處
 定。應。雖。天。真。星。辰。何。處。造。應。以。天。真。星。辰。得。故。月。日。時。以。歲。月。日。時。佳。天。真。星。辰。此。應。理。亦
 題。原。故。必。理。定。故。字。方。得。肯。綮。日。有。分。至。之。跡。生。長。收。斂。平。寧。皆。以。定。故。似。言。天。者。利。用
 分。也。然。然。必。從。其。始。必。從。其。始。故。不。取。分。而。取。至。即。日。亦。有。至。而。推。測。乎。夜。故。下。言。月。日。而
 言。日。亦。有。日。至。而。推。測。於。陰。故。不。言。夜。而。言。冬。冬。至。是。一。陽。初。復。故。物。未。萌。聖。人。以。是
 為。造。功。之。始。治。曆。者。即。以。是。為。造。推。而。上。之。原。極。而。至。於。千。歲。則。重。明。如。璧。五。滿。如。珠。上。世

故云朝廷也。周禮禮表堂南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屬其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表就位。

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感言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感右師之位矣。尊右師

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聞之曰。右師其未嘗禮乎。禮云

此相言恪守而行不得暗而相揖也。今日之用。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也。後欲行不廢位

不廢階之禮。子於朝以我為簡不亦異乎。禮孟子此言所以明朝廷之禮亦以警後人之失

也。聞之則不悅亦非而語。禮正與簡對朝廷二句是禮表提出朝廷二字最重以君命

在朝廷則在公行之家。即如在朝廷也。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序

列。班行位橫階階以前後分位以左右為應。在本班而踴則出本班外存階階有許多階

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孟子肩師一定其位在右師之上。故註云又不同階。階階

兼言揖者與言者必揖也。

君子章全首。此統是君子存心異人處以存心為主。以仁禮貫首節已包全首之旨。中五節由

存於心而不忘也。一於子有力復加而不忘三。孟子曰。吾人以身入世。感於外者不無

吾身觀之。君子矣。君之天下所共稱。後世所共仰。然其所以異於人者。非謂其有過人之才

過人之識。以其存諸心也。於應事接物以惻隱之仁存於心。與人之殘忍者異矣。以謙讓之

禮存於心。與人之異於人。便自有可法可傳。首二句。禮曰。下文空提起。下二句。乃指其

之為難者。異矣。是須臾而口氣。將所以以其感於外。如虛虛為得。人品故分位

由於心。而君子之持身涉世。迥異於人。而究其所以則以存心不同也。存心註謂存於心

與存其心不同。猶玉處心。精慮也。但將君子非有心求異而止。不忍不異。不敢不異。意者

所以以其心。神便自與下仁禮對。以仁二句存心。不其有力。而以字正着。力有工夫。兼

得內外說。而存心此仁。此禮。動而存心亦此仁。此禮。下愛人。敬人。則仁是慈。祥。惻。隱。意

禮是辭。讓。讓。意。但下方則言此亦未嘗過也。沈澹。莊。有時。直。行。吾。仁。禮。有。時。曲。致。吾。仁

禮。似。惟。恐。為。不。肖。之。端。有。時。分。用。吾。仁。禮。有。時。合。治。吾。仁。禮。只。務。底。下。聖。賢。在。此。曲。致。聖

下。橫。逆。合。治。照。下。忠。完。玩。註。存。於。心。而。不。忘。不。是。以。仁。禮。作。存。心。的。上。夫。是。把。此。心。常。在

仁。禮。上。無。頃。刻。或。離。所。謂。達。次。願。亦。必。於。是。也。二。句。是。主。禮。下。三。句。反。皆。是。說。仁。禮。存。心。處

仁者必有禮。禮者必有仁。此仁禮之施。而禮侯曰。禮字不對上存字。不是上。夫以

四書

卷之三

雜學下

三十一

心者已無不至矣乃其橫逆終不肯改也然後君子乃曰此人仁不能變禮不能動亦誣妄
之人也尸矣知是則名雖為尸莫與齒矣所分別甚我於禽獸又何必與之較是是非焉
而自治之誠也南軒必自反而思然後可斷彼為妄人 固之矣擇可難要體貼存心豈
未嘗少間也 固發揮若但於然置之便非有容之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介乎之意不
能以禮存心下 固若固君子見此等入方為之惻然憐其陷於禽獸之場然憐其終為
禽獸為之惻然憐不能化於未為禽獸之前為之惻然憐所以轉於既為禽獸之後 故又
何難諸家作不來以看極是蓋以為不欲難則未始能於情以為不能難友未免東於勢以
為不肩難則未免過於自高以為不必難亦未免陷於勢所推存此不亦難哉為一禽獸可
回固至吾仁禮之有濟即或時濟不家而自反之心終不旋為矣與注謂不言入正所以有
責已也

是豈有於身之無無朝之意也若所為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豈獨於去可
傳後世哉由去為鄉人也豈則可為也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則則其非

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 固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
不苟 此句貼有 故無後矣 此句貼無夫亦較不答而三反於已以是之故君子存身亦
於身之矣 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固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

用其憂者在焉君子之心以為千古通衢而善惡皆附於我反而自悔疑人也我亦人
也則具此仁禮乃身能盡善盡美以易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則仁禮盡故禮道未化
猶未免為鄉人也身則可憂而無容釋然者世身將如何亦未如舜之盡仁禮以化橫逆而
已矣 固不知舜一日之憂未履此所以有終身之憂也若夫橫逆之來而至有禮乎之患
者君子可保其必無矣蓋天下情不仁足以致患君子非仁無為也無禮足以致患君子非
禮無行也即或一朝有橫逆之來則內省不疚也君子亦不之患矣此所謂無一朝之患也斯
其所以身是故二句是總括一節之意而首出二句反以得有終身之憂由忘橫逆見
於人與 固得無一朝之患乃橫逆上看非進一步語也乃若九句申說有終身之憂若
夫五句中說無一朝之患 憂自內出也自外至有無皆以心言二句一申直下重有憂上
所謂無患者不必之於境而必之於心即有之而不以為患也 乃君一發獨聲疑者以舜
遭橫逆而能化也請舜之為法固重上化以教下化傲弟以針對不能解人橫逆者不知君
子即對無橫逆處終身之憂固在也舜在克己克己之後何嘗不以人道為說乎須知句
句君子存心請句句皆則仁禮說見得舜與我皆具此仁禮之天如何可不知舜 固聖德
法傳二句不妄論法傳法者在天下傳者在後世而其為法可傳者舜也口盡其心亦即
在君子一人之心耳世人君子道中踐法 固相如何二字不作敬後語存心只相商
自慎自慎與法相商也 固如法求如舜之心不外盡仁禮以化境道而已矣三十字
有求有一日不知一日之憂無已終身之憂未已意 非仁二句須跟如舜來推
一心要知禮故不敢妄為妄言所以仁以禮其得而此非仁非禮則而為行看來則重

一民溺於水者由已不能盡其職而溺之也。櫻身任司農之官以發糧為已。青思天下有一民阻於飢者由已不能盡其職而飢之也。是以三過不天。如是其急也。若顏子則無此責矣。此論禹稷須先開合顏子方發。稷下屬雖欲以身隨顏而不得。責任彼時則家一思須臾而不能思。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當氏思字不是虛。心裏乃職分。已字是直下承當。不啻澤潤之應。肯已自為草木之茂。肯已自致有不得。委其職於天。時其居於上意。伊會一時與道存則功名隨運會。以俱阻道與時。會則精神合。萬物為一體。則稷已而不任。莫良之事。在天下者也。已而既在莫良之事。窮曲已窮。泉已而不受。食民之命。飲在天下者也。已而既受食民之命。飲由已飢。區區兩有字。當讀。稷須在兩字人功。將底未底之間。便形影出下文急字之義。是以字也。字意明。急字原。是此而別於彼之詞。言所以急者。惟是之以也。急有不忍。不敢三義。也不忍以不。急傷則。急者其急。既不忍以不。急。承君之責者。其急深。而係說禹稷。神須。顏子下節。方好緊接。蓋只。所以急之。故而顏子不必急。自明。正。子。有文妙處。

禹稷躬稼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就心上看原亦當。一也之見。臨威而履。若君臣地何死。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則亦能憂禹稷之憂。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成道。或然處之。

禹。禹是則禹稷之是。有然而顏子獨不然。非其所處之地不同。且使禹稷身而居顏子之地。固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身而居禹稷之地。亦必能憂禹稷之憂。何者。其地雖異。而其道則同也。道同則同。道異則異。此則從同道處。是。注。心無偏倚。及。蓋其亦要。顏子此見。顏子能為禹稷。亦見凡為顏子者。俱能為禹稷。語氣謂入。聞天子之道。而自能為樂。出。事。非之。亦。顏子。豈。惟於。勢。方。合。明。是。此。處。正。意。已。盡。一。不。過。以。明。之。

今有同室之人。相攻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雖左衽而救之。可也。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雖左衽而救之。可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成道。或然處之。也。字。五。重。而。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成道。或然處之。也。字。五。重。而。

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謂玉節都嚴有開捨亦敬變禮而往則皆感
之請時節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善善而不明也雖閉戶不出心皆善也然亦所
處之地然也夫顏子之貧雖自樂亦若此喻顏子無天下之善故得自運其樂教之上學
是而巳此所以孔子稱其賢與焉也一往字便見多少懸隔多少勢隔閉戶自是極
困窮象也勸學篇閉戶只是地界道本同也筆頭卷之已滿已飢其心嚮道其情相
與得不得所藉手耳誠字可也名與上節神理自異 禮面沒喻便任言未要補出此意閉
戶於同室則其怨罵較長是向室而結罵之態而不可謂知進者不知退破髮於鄉鄰
則甚惡顏子恰已是鄉鄰而閉顏子之門而不可謂能養者不能待兩可也豈固殊須固勝
各當其可也 二節則喻雖空語勢自劍承上節落下節宜用至於括夫口口方合

公都其舍 此處無必察之意重讀心二字律其難於世法之外其心於自責之中總見其
無可絕而有可責也次節言章子無五不孝三節言其得罪於父之故四節言其
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

公都自馬鬣謂不孝也子與之禮親之問何也 禮親之問何也
禮親之問何也

盡一國之人也禮親之也 人之被盜者往往見瘡於流俗而見怨於君子君子不
徒視其辜而心原其心也公都子日人之罪莫大於不孝今
觀章子通國皆推不孝焉夫子乃曰禮親之問何也禮親之問何也
禮親之問何也而禮親之問何也禮親之問何也禮親之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博奕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身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

鬪狠危父母五不孝也章有一於是 好貨從皆去耳
聲很胡胡反
禮親之問也恨念辰也
孟子曰通
國之論世

俗之見也今即以世俗論其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此知有身不知有親
一不孝也有從事明察耽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知有交遊不知有親二不孝也有貨財
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此知有室家不知有親三不孝也其甚者從耳目之欲其好
下流以貽父母羞戮此虧體辱親不但失養而已四不孝也其又甚則好博奕力事爭鬥狠
以危其父母此忘身及親又不顧之而已五不孝也今章子果有一於是也有一固在所
絕無又安得此為匡章孰自不孝之冤 世俗工字有章上對國八下對章香 五不
徇通國之稱也 五不孝中從軀體到重亦有序在 精五不孝而三個不顧養正對不得近
說社妻正對出妻房字說戮字危字正對善善說按此雖不必拘拘對對說來自有針
鋒C好貨二句謂好以貨財私於妻子也須照通讀不宜平讀

去章字去善善不相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之子無不孝
孝之名者亦非無而去章子當以善道善望於其多所以見其於理而逐也

山其其其 三十七

此于子思而子思之學又出于曾子乃其先後行事之間各有定見而不於其合則後入
可由斯而推其也後之學曾子者將註明哲保身之說蓋不知有忠君報國之說後之學子
思者將執忠君報國之說或不明乎高舉遠引之義不惟學曾子而失子思學子思而失曾
子且學曾子而未得曾子學子思而未得子思也惟孟子斷之為曰道此其所以善學
子思也此其所以善學曾子也

曾子處武城有越寇曾子無勇於我處武城其本道則曰格我牆

我牆寇退曾子自有待先如此其意最切於我武城也

不可沈猶行是詐所也竟猶行禮從生者七人未有其時也

曾子名意何不也左有曾子之門人也忠敬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敬也為武城

使學而致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其嘗居於沈猶時有負郭有似沈猶民

曾子至其弟子亦不與武城而與同

本節雖寓有此意直謂君子之處也雖
未節始竟不宜預變也

守舍者曰我之室固隨學按業之所也爾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是去之
所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所以御寇者何如也及問寇既退則又先語守舍曰吾將去之後
牆屋不無頹壞其速於草之我將反比以講學蓋是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亦不問所
以退寇者何如也時左右私語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如此其忠且外致其敬也宜先
生有厚報矣乃遂至則先去以為眾人之信寇退則及而居處如故際諸情理或首不可平
弟子中有沈猶行獨解之曰先生去爾具有深意是非汝等所知也請以前事徵之昔先生
曾舍於沈猶氏適有負郭之人徐爾斯時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以禦寇而先生皆引而
去未有與其難者焉吾身躬者亦若知先生之不與并知七十人之不與乃敢與此禍也而
今日之處武城此則下節並立兩案揭出兩賢所居不同為下文論節張本則既有下對舉
城可識矣

曾之案正須舉舉遠他彼事反照子思直射師字當提先生二字為上綱任他
左右私語益見先生身分之尊誠見之卓不特照見師字并地字道字節照其矣 通節其
身法實情長去一反於時事決不關情明是負師之詞 居武城以講學非私居也下居
循乃仕於德不與此若守身沈猶者有子居武城實武城也暗爾爾爾也偏辭也以爲其
有寇也乃邑人之次也善子思君子衛仕而也不稱邑而稱國重辭也以爲其有寇也乃脚
大夫之辱也一非按所無沈猶行便見得負師與臣不同但不明露只引負郭一語為言亦
借言以顯全意 曰負郭其不加越寇之多從者七十見可以衛沈猶而無寇乃終未有與
分明命得師父兄意在沈猶氏別是一人非即沈猶行家 劉思遠寇至則曰無萬人于我
室毀傷其薪木一若臨事而教以制防之計寇退則曰修我牆室一若事定而訓以善後之



宜當時武城大夫不聞戮方捍衛之條武城士庶又不聞圍地敵之計但聞先生數言而
寇之至者果退安知非默喻而與賊陸食其福則謂曾子能退寇可矣而豈然若求也哉
附錄 勸學錄更記云曾參南武城人主肅社魯邑有兩武城於南以別之南武城時與
有北武城世南武城故城在今魯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王國亥公忠三桓之修於以
諸侯去之故自邪道世欲以越後為而去三桓武城之有越後即其時也

子思居衛有齊寇或曰疑書盜謂子思曰彼去將歸也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又聞子思居於衛而筆在道有齊人來寇或告曰齊寇且至去而避諸子思答曰此節
思事須重顧君字使與下臣至相射亦要似察不以防衛也 如彼去二句雖氣與齊須算
得守無去意十分除見得若臣一體詳辨疑亦多人不可不任且勿受齊人
臣六臣謹請君則然謹與守節

季子思曰或死或死其事不向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難於死而難於
守者

是而曰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
豈有知此因其所遇而應之其機動之機物既易應變而不
變其為也 孟子斷之曰一去一不去事各不同然然之於道則無不同何以言之曾子於
月也 武城師也師之公也 孫於父兄也 孫於父兄而鞭狗之弟之難者也子思於衛臣
也臣之分與蓋至微也焉有臣子而不急備國家之難者乎使曾子處子思之地心不避患
以自全使子思處曾子之地亦不稍避 此其所以為同也 曾子之去亦非利害之為見大
抵兩所居之位各行其是而已可見道同地為轉移心隨道為變化心惟其是則道雖異其同
也 首句處下二段正見其指之同重師臣二句父兄師字來見分尊尊道事微俱臣子
來見分尊尊事須下勿正對

備子思金 此見聖賢無異人之行景雖聖人神化不遠百姓日
非有異也何以異句是正答善後句只上句意

備子思金 此見聖賢無異人之行景雖聖人神化不遠百姓日
非有異也何以異句是正答善後句只上句意

齊人也聞之也聖人亦入耳豈有異於人哉 孟子氣節感與與入橫人有異或孟子
亦不過盡此人道入道不礙齊齊是不異也 之不是曾子問語 唯在勸務語

際上若谷銀鑿齊王已見之此雖有局說乎意非疑其無異正疑其必有異也一果字
宜玩 谷可在王推而高之在孟子引而近之 按何異言按人時如是幸慶時亦如是慶
在顯微無間上請方與關字應 翼註善齊與人同者以善終不過善得人道入自於人道
有虧所以不若善齊善終是不違人也 濼亦對付關字言善終亦無異於人正以明已之
無異非以善齊自况也亦尚未說到人情可為善齊處更不必說向精微一切形影畫性話
求密反原○陳子子君臣之間惟善其坦然而無疑也苟一懷傾軋之心則上之不能行其
道而下之不能安其身此乎何祭之人非陰殘之極未則聞死之未竟或能入主之忠或受
官臣之旨耶倒是非幾感聞見其有善于臣主甚烈也本也當腹心于細人定妍媚于利口
而使其日何是臣之短則君子慎焉惟求飽德而小人外矯公忠之貌而結左右之人豈
一言而聞而賢者之去決矣

齊人黃會 此孟子歷世之意也令其者噫死借上節形起下節亦即見定所以求三字句
許多失身莫不聽聽在內與上所以為歷定正相照說到妻妾處正指出善惡
之真心來為無所用取者痛惡已始有存註合上章言我何妨勝惟收齊人則不其職事語
似大矣故宋子別為一章

齊人有妻者而愛者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
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

將觸良人之所不為程德良人之所不為國中無事談學之東郭捕魚察其

餘不愛顧而此其意是道其妻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

與其妻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

也壇塚也顧望也山嶺也施德喜悅自得之類也世之世嘗於勢利者其後嘗謂人其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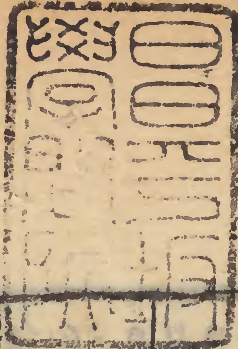
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必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必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

也於是趨起隨行稱其往但見編一國中無一與之址立而後談者而何有于語者及

而再乞操一術而應用積少進而致多身得此遂是若用此道也其妻其妾其良人出則必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其妻者其良人出則必廢酒而後其妻所飲飲而飲

我等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情形不堪一至若此後何望乎言之不覺淚下襟與其妾謂言

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尚未知其踪跡之脫露也離德然從外歸來仍以醉飽之狀



使所行無阻抑不順其求之情求之狀已隱隱躍躍在上節為出所以二字中包得無數
 醜態字有說不出口的光景 其善美至多希一氣後下須作一曰君若泣即蓋其所以求
 而為之泣已重求者之可憐也上亦是自君子正大之進觀之如此不然善美有幾等或見
 良人之所以求而反以為榮者有之矣 俞伯川天下百所求者皆亡也齊人而乞乞焉已
 可求貴者皆曰隱忍而足楚越較齊人更與齊人而願願焉已耳求富貴者至周旋而右盼
 望較齊人更與齊人乞之雖若也求富貴者乞之雖若也齊人乞之直者也求富貴者乞
 之巧若也 張翊初墮問之卒猶與人見市朝之乞不與人是酒食之賜於承人勢利之
 賜于固人 文雅持齊人跡而美矣其之富貴人嚴而善美其之親利微其不較而
 若人乃復操施絲身其豈然無知君子之觀之何也

文雅持齊

